

恶霸录

作者：小浩鼠

自人类诞生以来，“团结”便是其天性之一，依靠这种天性，人类从最初的弱小到统治世界的强大，走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他们团结起来对抗远古时代的强大动物，对抗文明时代的人祸，对抗任何时代的天灾。即便发生了差一点就将人类从地球上抹消的“大破坏”，残存的人类依然靠着团结，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存聚居地，顽强的挣扎、生存着。

不过，与“团结”一起深埋在人类骨髓里的另一个天性，那就是“争斗”。人类是如此的喜欢相互争斗，这在这颗星球有史以来的任何生物，都从未曾体现出像人类这般热衷于杀戮自己同胞的性格。“争斗”和“团结”，一直穿插于人类的历史之中，伴随人类成长。

即使在“大破坏”后这种如此恶劣、如此需要人类空前团结的时代，人类自己依然在争斗不休。在这个时代获得权力的人比文明时期更加残暴、更加醉心于权力，更热心于有计划的压迫自己的同胞。

那些著名的残暴者，如拜亚斯·弗拉德、古拉托诺斯或者是贝里曼，他们都有着邪恶的目的、狂热的手段、强大的势力，但他们无一不因为自己的狂妄自大、罪行累累而付出了代价。他们所引起的争斗成为了表现团结起来的人类强大的镜子。

但是，除了这些众矢之的，在大破坏时代，依然有很多一直在人们的身边、剥削、欺压着人们，而几乎躲过了惩罚的恶霸。比起那些世界级的大恶棍来说，他们更被一般人所百倍的痛恨着。而其中，就有被称为“四大恶霸”的坏人，在大破坏后的世界里横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凯撒

盘踞在奥多镇的恶霸头目“凯撒”是最早被人熟知的恶贼首领。——虽然在东区的人们会因为厌恶而将他的名字故意讹传为“卡查鲁”，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凯撒的影响力之强大。

不过，没有人能否认的是，凯撒具有相当干练的手腕、强大的领导力、指挥能力。因为他盘踞奥多镇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有十数年还正是处于“大破坏”的时期——那是诺亚的机械军还在成规模的寻找并剿灭人类抵抗军的绝望年代。无数拥有精锐装备的集团军、游击队、抵抗组织都在被诺亚的军团一步一步的粉碎着。

但凯撒坚持了下来，他带领着他的部下在诺亚的眼皮底下辗转征战，并最后流落到了奥多镇。奥多镇本身有着独特的优势，它的西南方向有两座自动巨型炮无差别的轰击着任何接近的目标，而在奥多镇的北面，战争中被毁灭的城市废墟无疑又是另一座适合躲藏的屏障。

凯撒一方面对于诺亚军的侦查部队进行毫不留情的剿灭，另一方面又故意的容忍诺亚军的弱小机械怪物和机生兽在自己的领地里横行。这成功的降低了诺亚军对奥多镇地区的关注度，以至于直到诺亚军结束了“剿灭期”、转换为“扫荡期”甚至被破坏后，都从未对奥多镇组织过成规模的进攻。

对诺亚军的行动规律如此了解的凯撒当然不是凭运气得来的今日地位。他定居奥多镇的时候已经三十三岁，而在之前的十五年，他一直在军队中度过。

凯撒最初的真名已经没人知道。他出生在一个名叫帕特港的渔业小镇上，在十八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加入了欧美联储的地方防卫军。和大多数参军的年轻人一样，凯撒在进入军队之初也是一名热血、认真而又充满理想的青年。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战斗技术也十分出色，入伍一年以后就被发现具有优秀的指挥天赋而被上级十分器重。

但是凯撒的性格上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十分不善于与人相处。经常会得罪了人而不自知，也不懂得人情世故、圆滑处世。这使得他在军队里竖立了不少的敌人——尤其是自身的优秀得到上级认可而显得十分耀眼的情况下。

而这些性格缺点在凯撒入伍的第三年就更加的变本加厉了——那一年，家里传来消息，凯撒的父母双双死

于一次帕特港口的船只爆炸事故之中，事故的原因竟然仅仅是船只运行电脑的调节失控！

痛失父母的凯撒变得愈发的无法与人相处，甚至严重到了赏识其能力的上级也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不过出于他的优秀能力的珍视，指挥层并未直接将他闲置。凯撒在入伍五年以后被分配到了新成立的“地球救济中心防卫军”中，担任了上尉团长的职务。凯撒对此非常不满，在他看来这种地方性的反恐部队与前线的防卫军比起来，实战难度简直不值一提。尤其是在“未知核弹事件”（参考前史或者[附录I](#)）之后，世界各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凯撒更迫切的希望“到前线踢敌人的屁股，而不是在后面看我方的屁股。”

时势造人。就在凯撒当上上尉团长两年以后，被后世称为“大破坏”的灾难就发生了。诺亚撕破了脸皮与人类正式开战，凯撒所属的“地球救济中心防卫军”反而成为了最前线的部队，直接和诺亚军团展开了面对面的厮杀。

战斗当然是惨烈的，不到一周，防卫军就被诺亚的军团完全打散了建制。原本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编制的防卫军只剩下了四个团约三千人。其中就有凯撒所指挥的第三团，所存战斗人员也不到三分之二。对于上级要求的“坚决抵抗到底，寻机进行反攻”的命令，凯撒最初就报以质疑的态度。他很清楚，双方的实力差距是如此的巨大，不问事实的进行正面抵抗无疑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但他那不会处世的性格给他带来了恶劣的后果：没有人愿意听取他的意见，所有人都被“愚蠢的硅脑袋的背叛行为”急红了眼，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撤退及战术调整，直到只剩下四个团的时候，部队的上校指挥官还在强烈主张直接杀进地球救济中心摧毁诺亚。

凯撒冷静、残忍而又果断的选择了背叛。他率众闯进了军指挥部的帐篷，将所有的指挥、参谋、甚至通讯员都送去了冥府。随后他向下属的部队发布了“迂回穿插，扰乱敌方视线”的命令。

趁着这个命令造成的敌我双方打成一片的混乱，凯撒带领着他的余部，撤向了后方。他并未失去抵抗诺亚的意志，但他清楚，防卫军完不成这个任务。

随后的八年，凯撒辗转于远东地区的各个战场。由于高级指挥体系已经完全崩溃，人类军的抵抗势力根本不会去查询凯撒带领的人到底来自于哪支部队，他们已经紧张到了只要是一个能扛枪的家伙就可以放进抵抗军的地步。凯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一次又一次的脱离战场，甚至伴随着和第一次一样为了让友军为自己争取时间而进行的背叛行为。

但是最终，凯撒不得不得出了一个残酷而现实的结论：人类军大势已去，不管如何抵抗，未来的世界都一定会是属于诺亚的。他在深思熟虑以后，决定不再进行抵抗行为，而是去选择一个适合长期据守、没有重大威胁的地区，以求在可以预见的那个残酷未来苟延残喘下去。

临近自己故乡的奥多镇就这样被选为了凯撒的据点。他通过多年与诺亚军战斗的经验，巧妙的选择了一个诺亚眼皮底下的安全场所，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他召集了当地无耻的地痞流氓以及溃散士兵，让自己的亲信们向他们展示了一下真正历战的人所拥有的力量，轻松的收获了这些恶棍的效忠宣誓。

凯撒不是一个擅长与人相处的人，因此同样的，他也是一个不擅于统治的统治者。但他不在乎这些，就如他在奥多镇登基自称“凯撒”一样，他丝毫不担心他的统治方法是否得当。因为他清楚，在这个时代，只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就可以稳坐自己的那一片江山。他时常会询问周围的人：如果我死了，你们能不能在诺亚军的扫荡之下保命？

所有人都只能摇头。这时候凯撒通常会开心的大笑，然后喝上几口他最爱的陈年红酒。

在当上了奥多镇的帝王之后，凯撒便致力于平定周边的环境——这种所谓的“平定”当然不是针对诺亚军，而是对他势力范围内的幸存者们的。凯撒向他们搜刮着生存所需的一切物资，并强迫幸存者们集结起来、进行有限的生产以支持凯撒帝国的运转。没人可以拒绝，每一个人都必须成为凯撒帝国的成员，否则他们就会被丢到荒野之中任凭诺亚军的怪物们宰割。

随着年龄的增长，凯撒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怪异——尤其是在诺亚军已经结束了大规模的围剿，对于并不强大的威胁变得态度略为忽视之后，凯撒开始担心自己的统治会不再稳固。他甚至认真的考虑过自己独傲的个性，想为凯撒帝国寻找一位有能力的大臣来辅佐自己统治。然而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连续杀掉了四任因为他出谋划策而意见与他相左的人，再也没有人敢向他提出任何建议了。

但是忌惮于他的残忍、铁腕和确实让人佩服的军事能力，没有人敢动凯撒这个统治者宝座的主意。中年以

后的凯撒也更加贪图于享乐、搜刮财物与军事物资——他固执的认为，所有的人类都会在不久之后死去，而在此之前，他必须要享尽所有的荣华富贵，这才不枉自己多年的打拼。

当然，世上不可能有什么事是一帆风顺的，即便是凯撒这样的铁腕统治者也一样。在奥多镇周边死水一潭的稳定了不知多少年以后，镇守西南出入口的巨型炮被破坏的消息传入了凯撒的耳中。这对他的统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力。巨型炮被破坏，就意味着诺亚军已经突破了西南的防线，自己不得不再次集结起抵抗军，来面对这不知什么时候终将来到的末日。

但事情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严阵以待的凯撒没有看到自己想象中的诺亚大军潮水一般涌来的景象，却在他的王座前面看到了一个不愿向他下跪的少年。——在此之前，直面他的威严而不愿下跪的人只有那位名叫红狼的赏金猎人，但凯撒并未生气。在他看来，红狼不过是一个虽然强大却不会正确运用自己力量的莽夫而已。何况那个年代的赏金猎人还少得可怜，凯撒需要他们去吸引诺亚的注意力。

但这个少年却又给了凯撒不一样的感觉。他看起来并不强大，但显得无法被束缚。凯撒原本想动用力量使他屈服，但他内心又有什么东西阻止了他这么做。最终他只是告诉了这个少年自己对力量的看法，就打发他离开了。

直到很久以后，凯撒才想通，自己为什么没有为难这位少年。因为他在这个少年的眼中看到了自己放弃许久的希望、毅力和乐观。他当时就知道，这个少年能做到他们曾经失败过的事。

凯撒的统治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他从未娶过任何女人，但却有着为数不少的子嗣。他也是最先得知“诺亚被破坏”的知情者之一。但是他中年时期担心过的威胁自己统治的事情并未发生。或许是早已习惯了他的统治，也或许是他晚年已经不那么残暴，奥多镇没有人企图打倒凯撒寻找新的统治者。他们一如既往的生活着，甚至没有人因为诺亚被打倒而欢呼——大多数人理所应当地都把这件事当成了玩笑。

凯撒最终死于重金属中毒，这也是这个年代大多数人的死因——当然不包括被诺亚军或者什么其他意外杀死的人。不出所料的，没有人去吊唁他，甚至于他当年的亲信在得知他的死亡之后也只是淡淡的叹了一口气而已。

凯撒或许不能算是一个真正十恶不赦的恶霸，他的罪行相对于那些动辄人体实验或是草菅人命的恶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他对于力量的过度追求、对于手段的无所不用其极，依然让他在后世中留下了千古的骂名。

门多萨

如果真的和凯撒比起来，同为著名恶霸的门多萨实在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废物。他生性胆小、多疑，处世寡断、缺乏主见，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才能，更别说凯撒那种难得一见预见性和大局观了。

但门多萨的优点，也正是凯撒所缺乏的地方：他工于心计，处世圆滑，善于见风使舵。这些特质若是放在其他地方，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优点。但在酸谷，这个环境独特、势力复杂的地方，门多萨的这种墙头草、善于巴结和顺流而下的性格却如鱼得水，使得他这种本不堪大用的小人也当上了独霸一方的恶徒头目。

在叙述门多萨的故事之前，必须要先从整体的角度来了解酸谷地区的历史。——只有在这个特殊的大环境下，才能有机会让门多萨这样的人爬到足够高的位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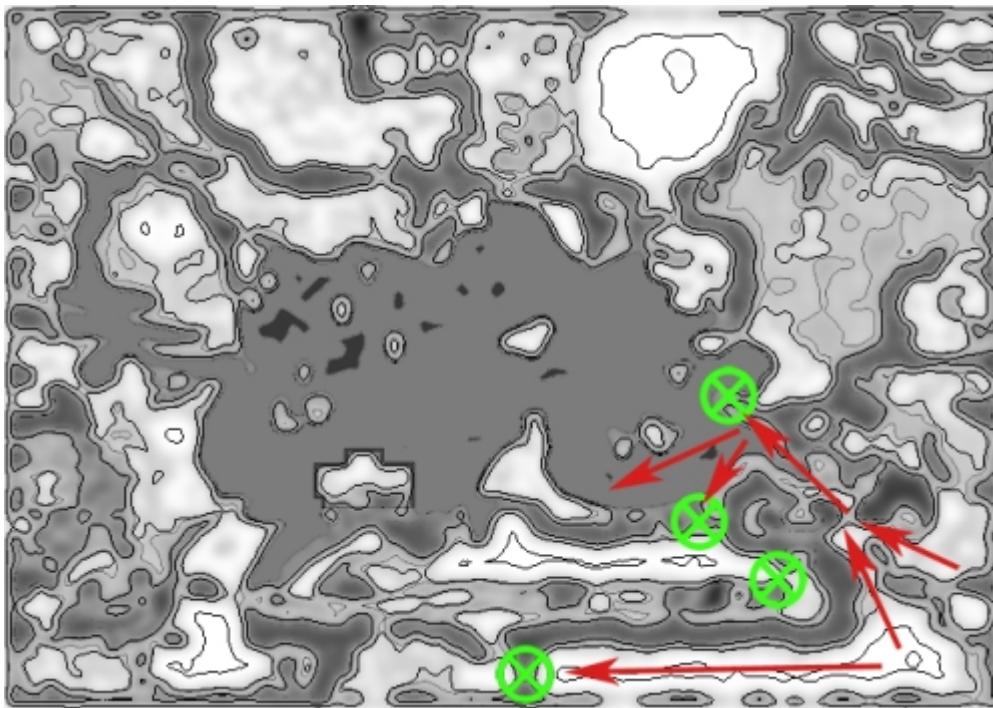
虽然在门多萨上位后相当一段时间，整片大陆都笼罩在拜亚斯军的恐怖阴影之下。但酸谷地区的人们从未放弃过，他们一直在为了生存、为了自由而努力的战斗着。

“大破坏”宣告开始后，诺亚军对人类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酸谷地区从地理位置上距离诺亚所在的地球救济中心并不是特别遥远，地区防卫军在诺亚军的猛烈攻势前溃不成军，数月时间内，周边各地的防卫军便被诺亚军压缩到了地形复杂的酸谷地区内。

最先撤至酸谷的溃军在当地残存防卫力量的帮助下得以站稳了脚跟——当地防卫军也因为大量的无人机械背叛而蒙受了巨大损失，双方将部队重新整合为了一支整编部队，准备依托酸谷东南的几所重镇来抵抗诺亚军的攻势。

最初的战斗爆发在抵抗军和诺亚军的前锋部队之间。抵抗军勉强的击退了敌人，但自身也遭受了比预计中

大得多的损失。抵抗军指挥层意识到了情况的严峻性，他们立即准备了第二道防线，企图通过前线争取时间来巩固后方的防卫，同时也希望能够征集足够的补给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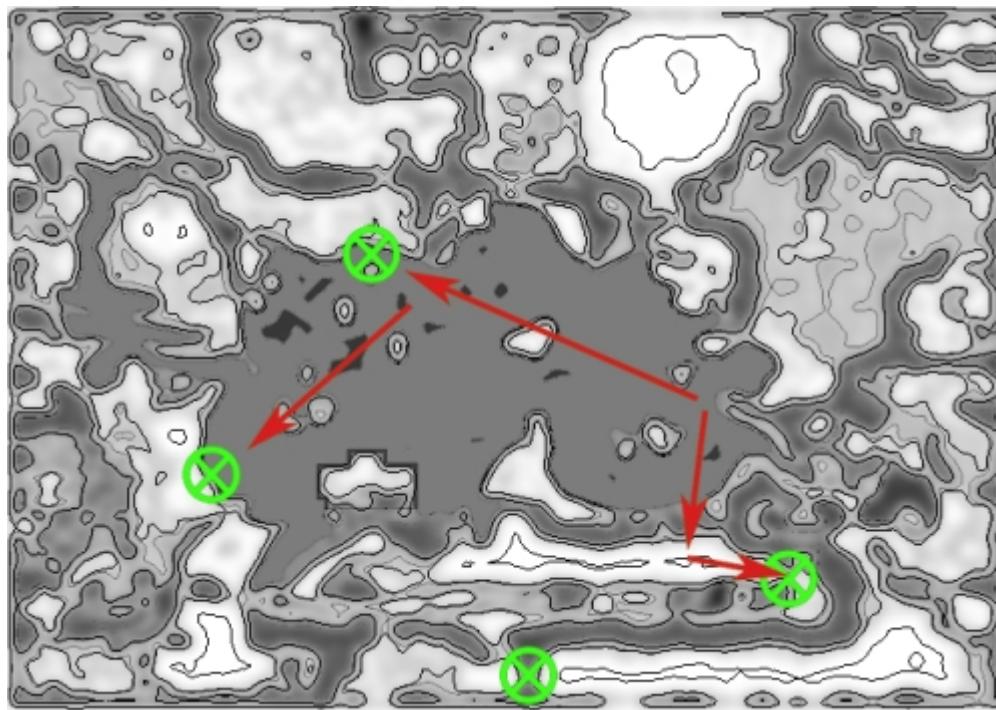
但是诺亚军的第二波攻势猛烈得超乎想象，在对以斯拉港攻击的同时也分兵南下，在内海南部的滩头大量登陆，直扑沙漠中的北关口和死亡十字，同时大量的部队也开始进攻南部沙漠中的南关口，企图两面夹击，消灭雨谷中的工业据点梅尔特镇。

第一道防线仅仅坚持了不到两个月便告全线崩溃。被击散的部队不得不沿着预先确定的路线撤离至第二道防线。诺亚军一路势如破竹，沿着水路逆行而上，大量的部队涌入了酸谷的内海之中，港口城市以斯拉也落入诺亚军之手，没来得及撤退的士兵与平民几乎全部被杀。

拥有了制海权的诺亚军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立即破浪前进，气势汹汹的逼向了内海沿岸的其他两个港口重镇德尔塔·里奥和哈多巴。同时登陆的部队也突破了北门关口，与死亡十字关口的守军展开了激烈战斗。幸运的是南门关口的守军奇迹般的击退了诺亚军，大大的减轻了死亡十字关口的防守压力——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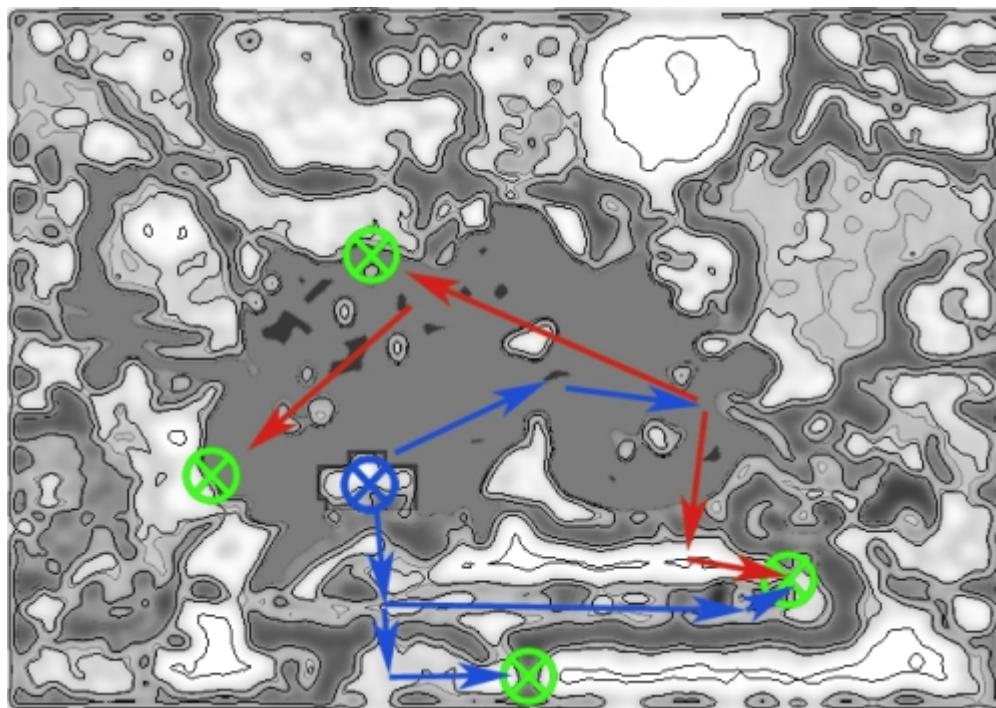
形势依然很不乐观：港镇德尔塔·里奥虽然有着较完善的防御设施，但哈多巴作为一个运输为主的工业港口，地形和守卫力量都不足以支撑防御作战。

这时候，紧邻哈多巴的厄尔尼诺发挥出了极大的支持作用。由于山路地区的阻隔，厄尔尼诺受到的大多数只是失控机械的攻击，诺亚军还被阻隔在东南方，这使得厄尔尼诺能够安全的全力对哈多巴进行支援。作为当地工厂实业家的门多萨正是此时开始有了发迹的机会，他对哈多巴不遗余力的进行着物资和人员上的支援，使得门多萨在抵抗军中拥有了较高的声望。



但是对诺亚军的抵抗一直都是绝望的。在拉锯持续了将近半年以后，抵抗军已经几乎已经难以为继。到处都弥漫着绝望的气氛。即便有梅尔特镇的全力生产支援，死亡十字的弹药和人员消耗也已经到达了极限。防御形势已经岌岌可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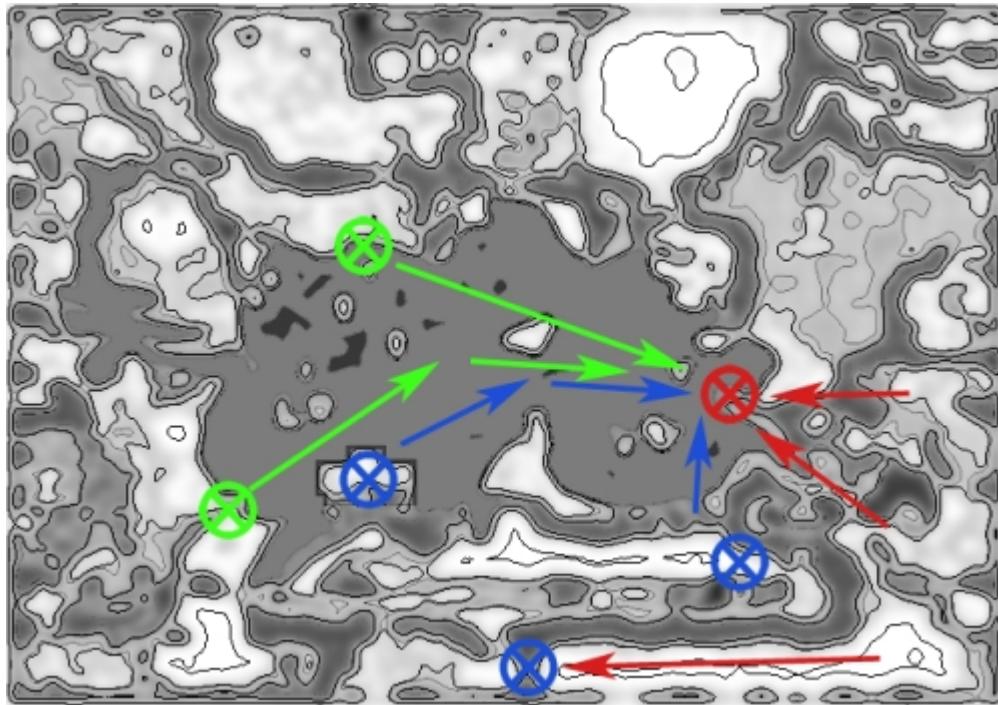
转折就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了。在一个同样死气沉沉的日子里，梅尔特镇的人们惊讶的发现，一排排步伐整齐，装备精良的士兵和闪闪发光的六轮机动装甲车穿过了雨谷那永不停歇的暴雨，气势汹汹的赶往了死亡十字。防卫当地的抵抗军们也被这样的阵势吓呆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这群从身后冒出来的强大部队是敌是友。直到这些士兵们登上了死亡十字的大门，开始以令人目瞪口呆的火力向诺亚军展开屠杀的时候，抵抗军们才意识到，他们是援军。巨大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死亡十字，每一个人都为重获的希望而激动不已。



这支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的部队正是在后世被称为“拜亚斯铁爪军”的强大势力。不过在他们现世之初，这只军队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当时也并不叫拜亚斯铁爪军）。虽然看起来是友军的关系，拜亚斯军从未与抵抗军有过任何交流，即便是一起作战的时候也我行我素。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身上都笼罩着神秘的光环。

拜亚斯军的来源便是矗立在内海中央的超级机械巨城，拜亚斯城。自大破坏至酸谷抵抗军与诺亚军胶着的现在，因为一直无法联络上，以及已经失踪的弗拉德博士与诺亚的渊源，拜亚斯城一直被抵抗军判断为失控机械所占据而对其敬而远之。没人能想到拜亚斯城还还能组建出如此强大的军队来对抗诺亚军。

随着拜亚斯军的出现，抵抗者们的实力大大增强。拜亚斯军兵分三路向诺亚军发动了反击，除了对死亡十字进行支援，并架起了巨型炮来完全覆盖住内海南部的登陆区以外，对南门关口也进行了防御的巩固。同时第三支部队从海上出发，攻向了被占领的港口都市以斯拉。



在抵抗军的配合下，拜亚斯军和诺亚军在以斯拉展开了激烈的攻坚战。抵抗军甚至撤出了全部南门和死亡十字的守军，参与到了对以斯拉的攻势中。最终拜亚斯军以极大代价夺回了以斯拉港，成功切断了诺亚军进入内海的通道。

局势终于得以稳定下来。酸谷地区的防御力量成功的将诺亚军堵在了东南大门之外。后方的城市也开始慢慢恢复元气，藉由相对稳定的环境全力开动了生产后勤工作。虽然神秘的拜亚斯军依然与抵抗军、酸谷地区的居民不做任何的交流，但所有人都适应了这只沉默的友军的存在。

若是局势这样一直稳定下去，或许门多萨就会一直是一个小小的后勤工作者，绝无机会登上统治厄尔尼诺的位置。但他偏偏又是那么幸运，混沌之神对世界的眷念给了他莫大的恩赐。

在与诺亚军的拉锯战数年之后，虽然表面上局势依然胶着，但抵抗军和拜亚斯军都已经疲惫不堪。面对无穷无尽、潮水一般的诺亚军，即使拜亚斯军兵力上暂时占有优势，也无法避免这种消耗性的战斗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渐渐的抵抗军也发现了拜亚斯军的一些不光彩猫腻：他们似乎在对普通人进行一些不为人知的改造实验，以此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但是，抵抗军的高层认为拜亚斯军增强战斗力对抵抗军未必是坏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此事压了下来。

随后的一段时期，赏金猎人公会“入驻”了酸谷地区。这些由在破坏中余生下来的人们自发成立的组织通过利益集中奖励的方式，吸引了一批精英加入。他们很好的弥补了正规军以外特殊作战需要的漏洞，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力量——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在大破坏之后，赏金猎人公会能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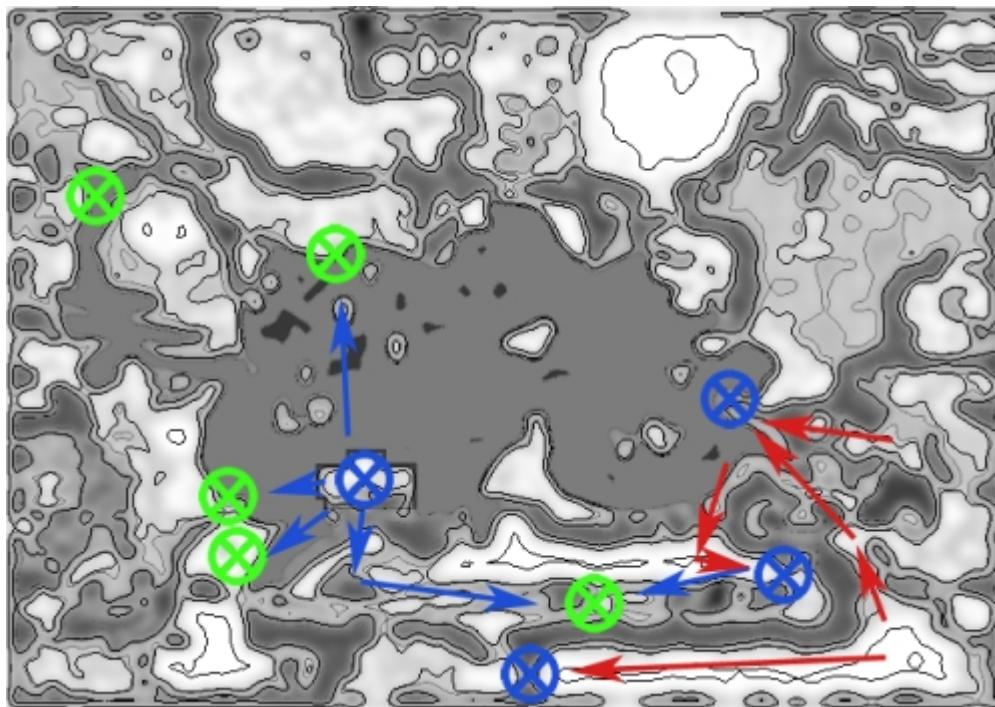
门多萨在这个绝佳时期加入了赏金猎人公会。他虽然不是什么精英猎人，但凭借常年对抵抗军的鼎力支持和相对丰厚的物资实力，他成为了赏金猎人公会的重要组织成员之一。同时是他跃上高台的第二步。

抵抗战争坚持到了第四年。酸谷地区的又一次灭顶之灾来了。

在“复仇者”猎人团揭开拜亚斯城里的黑幕之后，酸谷的人才知道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但在当时，抵抗军和酸谷的居民们所能知道的事情只有一件：拜亚斯军倒戈了，在一个任何人看来都不适宜倒戈的时期。——不过，也有人曾经指出过：或许拜亚斯军从一开始就未把抵抗军和酸谷地区的人当作盟军。

“铁爪军”正式出现在了大众的眼前。他们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到处抓捕年轻力壮的人，并将他们押上装甲车，送往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永远无法再回来的地方。

抵抗军虽然很快反应过来并组织起了对抗的兵力，但铁爪军和抵抗军的实力差距是明显的。抵抗军很快就丢失了大片的野外区域，被压缩至内海西部以及西北部，依靠城镇以及居民们的支持尽力抵御铁爪军的进攻，前线的城市基本落入了铁爪军之手，仅有梅尔特镇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还能够将铁爪军拒之门外，但本身也完全失去了和抵抗军的所有联系。



铁爪军本身也并不轻松。由于将抵抗军完全挤出了东南前线的重镇，铁爪军不得不独自面对诺亚军的进攻。但因为抓捕了大量一般人的原因，铁爪军“生产”出了一批批新的改造型铁爪士兵，也勉强将前线的形势稳定在胶着状态。

新的均势产生了。抵抗军、铁爪军和诺亚军三方再次形成了脆弱的平衡关系。退缩至酸谷西部地区的抵抗军早已无力反攻，只能据点死守。腹背受敌的铁爪军也不敢轻举妄动，生怕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诺亚军却是反常的十分平静——既不猛烈进攻也不放松压力，似乎乐于坐观酸谷内的人类互斗一般不紧不慢。

这时候，门多萨，这个总能看准时机进行投机取巧的狡猾分子，又一次的抓住了提升地位的机会。他开始寻找方式以求与铁爪军联系，这并非因为他有什么前瞻性，而仅仅是因为他那多疑、后顾颇多的个性迫使他为了自己的小命而寻求多一条生路而已。起初他的行为没有得到铁爪军的回应，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门多萨都像是对着墙壁说话一般的无聊。

三方对峙的时间又过去了四年。诺亚军依然被抵挡在东南入口之外。抵抗军和铁爪军在酸谷内湖周边的众多地区发生过无数次交战，不少据点甚至数次易手，但谁也没能对对方造成较大优势。

再次让天平的倾斜发生变化的，就是后来在酸谷地区人人皆知的“铁爪四天王”的出现。铁爪军多年的生化改造终于有了成熟的产物。四位战斗能力极其优秀却又残忍、冷酷的领导者出现在了铁爪军中。他们成为了早已杳无音信的铁爪军首领弗拉德博士的代言人，率领着军队向抵抗军的势力范围发动了猛攻。

原本能够勉强维持战线的抵抗军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开始大面积溃败。不到两年的时间，北方的港镇德尔塔·里奥就落入了铁爪军的手中，大量的无辜平民被押上了开往拜亚斯城的渡船。铁爪军的势力也直逼西部交通要道上的高塔，以及西南地区的港镇哈多巴、厄尔尼诺。

门多萨正是在此时与铁爪军搭上了线。他秘密的联系上了四天王中的某一位——现在已经没人知道究竟联系的是谁。并向对方出卖了哈多巴、厄尔尼诺的抵抗军和赏金猎人的防御分布信息，当然代价是等待铁爪军到来之时，向铁爪军效忠并获得西南地区的统治权。

哈多巴岌岌可危。就在门多萨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之时，新的消息从前线传来——诺亚军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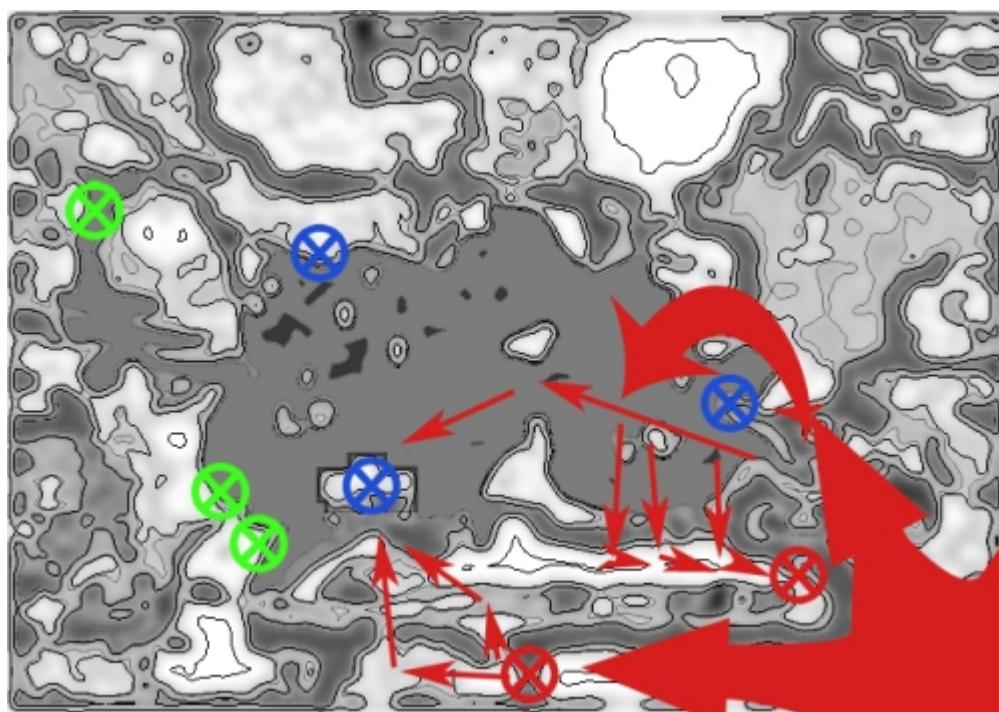
虽然诺亚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但一直以来，进攻酸谷地区的诺亚军总是给人一种不紧不慢的感觉，甚至到了后期，内海西、北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都几乎遗忘了这些真正想要消灭所有人类的敌人。但这次，诺亚军是真的“来了”。安插在东南地区的所有侦查单位都向他们的上级——不管是铁爪军还是抵抗军——报告了这次真正的毁灭之潮的到来。

这是一支与之前进攻的诺亚军组成完全不同的新军队。虽然那些失控的工厂机械、无人武器平台依然混杂其中，但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它们之中那些显眼的、恐怖的、巨大的超级武器的身影。

“萨乌鲁斯”级生物战列舰正是在这一次的战争中首度出现于人类的眼前。巨大的身躯、疯狂的火力、几乎无法被击倒的强大生命力，昭告了诺亚军超级武器时代的到来。诺亚军的先头部队完全没费什么劲就突破了东南航道，并聪明的绕过了重兵把守的以斯拉，多方向齐头并进，矛头直指铁爪军的大本营——拜亚斯城。

眼见不妙的以斯拉港铁爪军驻军本想回头对拜亚斯城进行救援，却还没等到成功登陆内海南滩，就被诺亚军全部消灭于内海之中，整只部队只有因为发现中了调虎离山计而提前逃脱的四天王之一“卡里奥斯特洛”幸运生还，成功从诺亚军的围追堵截下逃回拜亚斯城。而进行如此巧妙战术指挥与安排的，就是后来成为酸谷地区最大祸害的高智能海洋机生兽“U鲨”。

同样的，南门关卡和死亡十字也一一被诺亚军突破，“萨乌鲁斯”级战列舰那巨大的身躯踏入了雨谷之中，而南门守军则是被失控的超级战车S-METAL“代达罗斯”号所率装甲部队屠杀殆尽。



铁爪军召回了内海周围的所有兵力，在拜亚斯城附近与诺亚军展开了激烈战斗。四天王也被派遣到了各个吃紧的战场上，勉力支撑住诺亚军的进攻。

获得了绝佳喘息时机的抵抗军很快从之前的颓势之中振作了起来，并逐一收复了曾经失去的各战略要地，甚至成功占领了铁爪军抛弃的港口城市以斯拉港。甚至前线据点一度扩张到了东南大门之外的摩洛·珀克。赏金猎人公会大胆的将铁爪四天王的通缉令贴到了他们能贴到的所有地方。

能让抵抗军如此“猖狂”的原因在于，诺亚军进入内海以后的精力主要都放在了对铁爪军以及拜亚斯城的进攻上，对其他地方仅仅停留在骚扰的级别。而铁爪军则早已被压缩在南部地区，根本无力顾及外部事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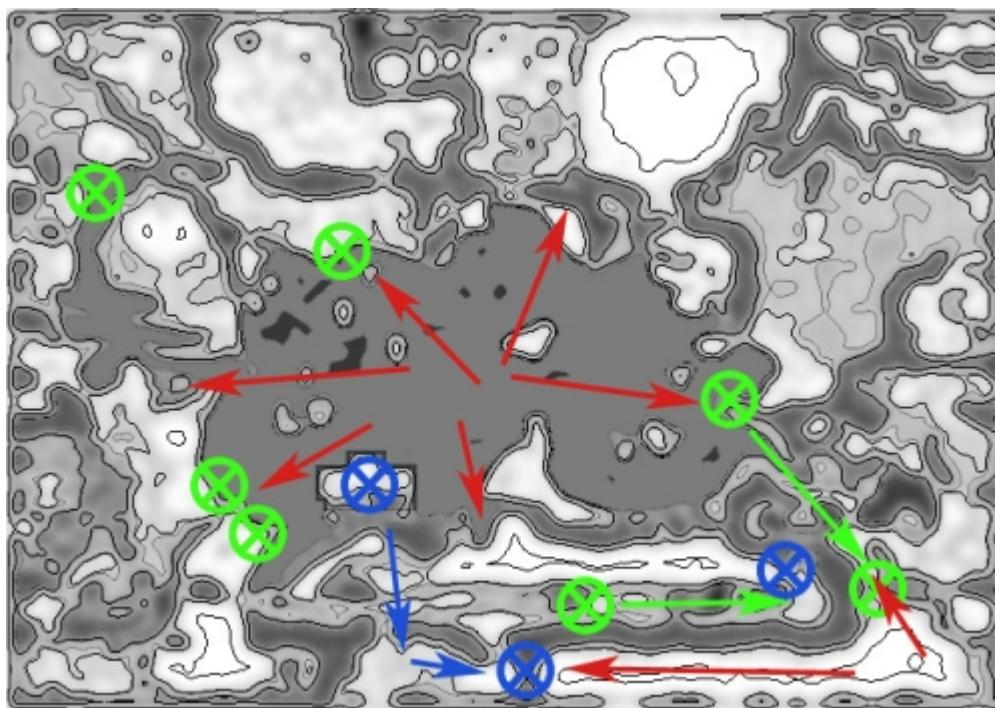
本来已经搭上了线的门多萨眼看着铁爪军失势，心中的忐忑越发的严重起来——自己已经是一个实质上的叛徒，不知什么时候这些行为就会被人发现，到时候断然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他的疑心病越来越重，直到对任何人都不再信任，对自己的亲信以及部下疑神疑鬼，捕风捉影。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几次成立了贴身保镖卫队，但又因为猜疑而将保镖队一次次的解散。如此反复折磨数次以后，他决定成立一支纯粹用金钱雇佣的私人卫军，以便万一东窗事发的话能顺利逃脱。

同时，在私人卫军成立之后，门多萨也当了一次双料间谍。他大张旗鼓的将私人卫军派上了前线数次，并“带回”了铁爪军对哈多巴的袭击计划，并高调的指出，抵抗军内部出现了间谍。门多萨如此积极的行为又再一次在抵抗军中获得了人望，至于间谍，街道上流浪的随便哪个倒霉蛋都可以是。

诺亚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内海，并对沿岸周边城市展开袭扰。抵抗军在夺回了以斯拉港之后，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诺亚军进入内海的通道，但自身也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东南方向的诺亚军援军的进攻。整个酸谷地区乱成了一团，几乎所有的部队、城镇、据点都在各自为战。大多数人都知道，灭亡的日子可能不远了。

糟糕的形势持续了三年。酸谷地区已经被诺亚军的可怕怪物们完全渗透，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内海之中，到处都是失控的机械怪物、机生兽、无人战斗载具。抵抗军龟缩于各个据点内，赏金猎人们偶尔会主动出击，但几乎每次都是惨败而归。

铁爪军的形势同样好不到哪儿去。由于不断受到内海地区的诺亚军袭扰，拜亚斯城的铁爪军直接向海里释放了大量的高浓度剧毒、腐蚀性废料，使得拜亚斯城周边海域完全成为了一个死亡区域。诺亚军改由内海南部大量登陆，试图经由陆路进攻拜亚斯城。死亡十字的巨型防御炮成为了争夺的关键。由四天王之一的前线指挥官“臭鼬”亲自镇守。但即便如此，死亡十字关卡也经常会被冲破，几乎每个月都会上演争夺与反争夺的激烈冲突。



通往拜亚斯城的陆路要道“雨谷”，则成为了最危险的地域，这里不属于铁爪军、不属于抵抗军、也不属于诺亚军。梅尔特镇的抵抗军们依然顽强的固守着他们的这个最后的据点，铁爪军则想努力维持从前线到这里的路线保持畅通。而诺亚军，“萨乌鲁斯”级生物战列舰在第一次进攻中就抵达了此地，并恣意的横行着。由于雨谷终年不散的浓雾、暴雨，也使得三方都无法顺利找到敌人的行踪，无疑又给这里的形势平添了更多的未知性。

酸谷地区的混乱局势已经持续了十年以上。相比较其他早就被诺亚军踏平的地方，这里坚持抵抗的时间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但灭亡的日子也一天天临近，诺亚军强大的压力一点点的压下来，所有人都已经漠然的接受了这必将灭亡的事实，抵抗军是这样，铁爪军也是。

但是，他们已经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长到命运之神足以给他们准备一份奖励——即便对抵抗军来说这份奖励有失公平。

诺亚被破坏了。一个不知名的猎人率领他的团队不可思议的杀进了全世界的联军都没能进入的地球救济中心，将诺亚变成了一堆破碎的机械零件。

虽然仅仅破坏诺亚并不等于是消灭了所有的诺亚军，但是去了大脑，原本协调性极高又源源不断、永不停歇的诺亚军瞬间就变成了一盘散沙，再也没有办法进行锐利的攻势、也不再会有无穷无尽的后援。

酸谷地区的形势再一次、也差一点就是最后一次改变了——如果没有后来的“复仇者”猎人团的话。铁爪军和抵抗军虽然未能得知诺亚被破坏的消息，但他们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眼前的诺亚军猛烈的攻势忽然就变得软弱无力甚至于无法构成足够的威胁。原本即将归零的死亡丧钟停在了最后一刻。

抵抗军的士兵们将这个好消息散播了出去。酸谷的人们欢呼了起来，到处都洋溢着胜利的气氛。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酸谷地区能坚持如此长时间的抵抗，铁爪军这个势力的存在“功不可没”。但是很显然的，最终能够吞下胜利果实的，也只能是铁爪军。

没有了诺亚军压力的铁爪军迅速的恢复了元气。酸谷地区的人民和抵抗军甚至还没从胜利的喜悦中清醒过来，铁爪坦克就已经出现在了各个城镇据点跟前。他们丝毫不比诺亚军仁慈，而且更擅长于对付人类。

在诺亚军的铁蹄下一直坚持抗战至今的酸谷抵抗军最终被铁爪军彻底消灭。几乎所有的大型城镇也都顺理成章的被纳入了铁爪军的统治之下。无数的人成为了铁爪军实验台上的可怜牺牲品，酸谷最黑暗的时代到来了。

门多萨。这个一直在混乱的战争中投机取巧、两面讨好的卑鄙恶霸，在此时走到了他人生中的最高峰。在铁爪军即将到达厄尔尼诺镇的时候，门多萨主动带领着当地的抵抗军和赏金猎人公会成员向铁爪军投降——因为他的人望，大多数抵抗军士兵天真的相信他的投降是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毫不怀疑的便跟随他放下了武器。

但门多萨投降之时便兑现了他起初向铁爪军许下的承诺。抵抗军的重要人物全部被交出去并惨遭屠杀，秘密据点的位置也被大白于天下。大量年轻力壮的士兵也被送往拜亚斯城的改造中心，他们甚至没来得及怨恨门多萨的背叛就被变成了可悲的改造生物。

门多萨顺利成章的获得了厄尔尼诺以及西南地区的统治权。他一方面向铁爪军卑躬屈膝寻求庇护，一方面则加紧寻找从前的战友以便将他们卖给铁爪军。同时他也解散了自己的私人卫军，并向他们痛下杀手。可惜的是这次行动并不完美，私人卫军中也不乏聪明者，他们看出了门多萨的企图，并早早的逃出了门多萨的势力范围。其中一些人最终被门多萨的爪牙们追上被杀掉，但也有少数人侥幸逃脱，其中便有让门多萨终身都不能安睡的金牙、银牙两兄弟。

多年过去。铁爪军已经发展成了统治数十个地区的超级势力，他们只留下老弱病残，无休止的抓捕身体强壮的人，每隔一段时期便会对治下的地区进行一次“收割”。其凶猛的势头甚至被人称为“诺亚军再临”。门多萨在这把巨大保护伞的庇护下，也成为了酸谷西南一隅人人敢怒而不敢言、名副其实的恶霸统治者。他四处召集打手，给他们发付铁爪军的装备，并将他们安排成自己的私人保镖。但凡有人敢对他有半句怨言，就会被终身监禁、残忍的折磨致死。在门多萨的一手操作下，新的赏金猎人公会也成立起来。门多萨大声的向世人宣布着，他依然会维持这个正义的组织，以保护酸谷地区人民的安全。虽然其悬赏的名单上依然还有四天王的名字，但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的这个赏金猎人公会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集团而已，因为没有人敢于去真正试图获得通缉令上的赏金。

当然，酸谷地区人民的抗争是永不停歇的，即使是在如此黑暗的时代也一样。原来的抵抗军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不少“真正的赏金猎人”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虽然默默的为现在的赏金猎人公会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一直等待着翻身的机会。门多萨也成了一个头号刺杀目标。但由于他生性胆小又多疑，想要接近他就已经十分困难，更别说企图取其人头了。

门多萨的统治倒台于一次地下组织的起义，最终被击毙于自己的宫殿内。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叫里奇的人带领众人推翻了门多萨，但真正功不可没的人实际上是被人们称为“复仇者”的团队的首领，名叫肯的少年。门多萨十分的轻视这位少年，他从未将他设为值得提防的对象，以致于那多疑的性格在这位少年身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铁爪军并未重视门多萨的倒台，在他们看来门多萨还不如一条狗。但是很快，两年以后，铁爪军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门多萨是一个典型的时势造人的例证。他的性格摇摆不定，难堪大用。若非酸谷地区地复杂形势，门多萨只怕永远都会默默无闻，或许，早已成为路边的一具枯骨也不一定。

理查德·金斯基

理查德·金斯基其人，普遍对他的评价是，冷酷、果断、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极少为人所知的是，理查德实际上是一个患有罕见冷血症[psychopathy]的人。

冷血症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或者称其为疾病并不太合适。这是一种也许有遗传因素、也许有后天因素综合而造成的精神问题。冷血症患者通常智商都极高，但实际上他们对任何事情都十分冷漠，也几乎不会有同情、善良这种一般人拥有的正面感情。但可怕的是，由于他们极高的智商以及情商，使得冷血症患者想要伪装成普通人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能够表现得比一般人还要重情重义、感情热烈。但当需要的时候，他们便会毫不犹疑的抛弃任何人——哪怕是自己的至亲。

理查德的父亲，金斯利·金斯基也是一个被怀疑患有冷血症的人，他同样有着高智商、冷静果断的判断力，同时还是一名暴君，不允许任何人反对自己，甚至有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想要登上世界最高点的梦想。

大破坏开始后，世界陷入一片混乱。但是作为弗拉德企业的大股东的金斯基因为其购买的土地多为开发中的人烟稀少地区而避免了第一波核攻击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后来也没有第一时间遭受到机械军的袭击。这使得金斯基幸运的继续掌握着雄厚的人力物力，当然在这个危险已经无处不在的世界中，光有丰厚的物质条件是远远不够生存下来的。金斯基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他一直在寻求着真正的力量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

没过多久，金斯利·金斯基就迎来了他最希望看到的客人：欧美联盟·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师。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师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曾经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格林纳达作战行动、贝鲁特维和行动、巴拿马作战行动、海湾战争。可以说是世界上作战经验最丰富的部队之一。虽然在诺亚叛乱之初，第二师也遭受过猛烈的攻击，师指挥机构几乎全部被消灭，但后来临时上任的指挥官及时的整编了部队，并迅速的向内陆纵深地区撤退，脱离了被诺亚控制的海军舰队的攻击范围。其后的一段时间内，第二师一直辗转征战，在即将精疲力尽之时，幸运的遇到了金斯基。

第二师的临时指挥官的真名至今无从考证，因此所有的资料都以“上校”代称。这位在师指挥系统全部被消灭的关键时刻担负重任并将第二师成功带回内陆的上校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人，他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过人的胆识、判断力、处置能力。能力如此之强的人与拥有极大野心的金斯基一见如故，强力的部队加上丰厚的物质基础，两人相约立下了一个颇为惊世的誓言：击败诺亚军，拯救世界。

此时尚处幼年期的理查德·金斯基早早的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天才智力。在金斯基花费了巨大财力召集了各地的科学工作者来进行对抗诺亚的武器的科学的研究的时候，理查德也时常出没于这些顶尖人才的实验室中。理查德对于机器人有着近乎狂热的痴迷。他十分喜欢金斯基企业购买用来帮工的动力外骨骼——强力劳动神话式。在金斯基组建综合科研中心以后，年仅7岁的理查德竟然凭一己之力便组装出了一台自律型的小型机器人。当时的金斯利看了不禁骄傲得哈哈大笑，声称“要是和平年代，你一定能够击垮神话公司。”

诺亚军最终扫荡到了金斯基的聚居地。准备充分的上校率领着第二师与诺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以极小的代价成功击溃了一波又一波的诺亚军袭击部队。所有人都乐观的相信着，有朝一日，他们一定能够将诺亚军击溃，并将那台背叛了人类的疯子硅脑袋拆成零件。

但是金斯利·金斯基和上校却不是那种会被小小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他们从诺亚军的攻势中看到了一个可怕的、让人绝望的结局。诺亚军是无穷无尽的、是在不断进化的。而第二师虽然是一支精锐部队，但是本身重型武器只有十数台[METAL]更是寥寥无几的情况下，不管现在如何顺利，在不久的将来，诺亚军一定会将他们一点点拖垮、蚕食、将所有人都消灭。

抱着这样的想法，金斯利·金斯基启动了第二计划。他开始主持建造巨大的地下要塞，通称“掩体计划”的工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地下掩体，目的是为了能在诺亚军的蹂躏下长期存活。上校也同意了金斯利的工程计划，并派出了大量的士兵来协助建造地下掩体，以便加快工程速度。

此时，新的变故出现了。金斯利的大女儿、比理查德年长十岁的姐姐阿丽泽，这位独立又叛逆的少女，疯狂的爱上了一位名叫格雷的男子。

而这位格雷，正是金斯利所主持的V·基因计划的关键人物，生物遗传工程学的精英科学家[V·基因计划是为了避免机械武器被诺亚控制而设立的将人类基因和动物基因结合以便增强人类战斗力来对抗诺亚的改造计划，由于副作用巨大而进展缓慢。

对于无法帮助自己登上至高顶点的人，金斯利是不会允许他踏入自己的家门的，即便这需要以女儿的幸福作为代价。大发雷霆的金斯基下了将二人隔开的命令，并下定决定不会让格雷进入掩体镇。

叛逆的阿丽泽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大胆的她做出了惊人的决定：既然不能与格雷一起在安全的掩体内生活，那就一起去面对未知的荒野。在理查德·金斯基的掩护下，两人私奔了。

对于金斯利来说，这种明显的对自己权威的反抗行为无疑是触动了他最不能容忍的那根筋，暴跳如雷的他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及她的爱人下达了必死的追杀令：只要见尸。

刺客带回来的消息让金斯利十分满意——阿丽泽被枪杀，格雷被重伤并丢弃在了荒野中。但当时尚且年幼的理查德却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或许也是他日后彻底成为一名冷血症患者的关键因素。理查德对自己的姐姐阿丽泽原本就十分亲近，即便十分不舍，他也依然对阿丽泽的私奔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伤心的理查德沮丧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他再次振作的时候，一名刺客莫名其妙的死于一次掩体镇的施工事故中。当然，没有人会把这次事故和一个8岁的男孩联系起来。

两年以后，掩体要塞已经基本建设完工。所有的物资都已经准备妥当，这些东西足够掩体镇在沉入地底下以后支撑百年之久。金斯利精明的计算了物质的配给情况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在他的家族势力以及必要的工人、保安力量进入掩体要塞之后，他毫不犹豫的抛弃了剩下的人。

海军陆战队第二师的士兵们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为之努力并一直浴血保卫着的最后希望将自己抛下，沉入了地底。

上校重新集结了几乎崩溃的第二师士兵，将他们带往了陆地上最后的一个据点，矗立在荒野中的巨炮基地。结局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了金斯基家族的后勤支持，他们撑不了多久。在上校发表了一篇激昂的、赞颂了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光荣历史的演说之后，所有的士兵们都大吼着“跟我来”的口号，端起武器冲向了气势汹汹、滚滚而来的诺亚军，此后再也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们。

曾经梦想着要登上世界制高点、想要击败诺亚的金斯利，在被现实击垮以后，碌碌无为的统治着与世隔绝的地下掩体要塞。而年幼的理查德与父亲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我行我素的成长着，没有人能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

与世隔绝的生活过去了许多年。掩体要塞内几乎毫无变化，由于金斯利抛下了大部分的人，掩体要塞内的物质储量丰富，以至于金斯基家族完全可以过上和大破坏之前一样的奢侈生活。他们努力让自己忘记外面那地狱一般的惨像，自我麻醉的生活下去，并坚信这种生活能够永远继续。

但理查德并不那么想。他十分清楚这样的生活不会长久，躲在地底下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到头，人们不得不离开这片世外桃源去面对那未知的荒野。而他无法定论的是，回到地上的时候，外面究竟是击溃了诺亚的人类在繁衍生息，还是诺亚的机械军在践踏人类的枯骨？理查德觉得，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二十年过去了。金斯利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恶疾。二十八岁的理查德顺理成章的当上了掩体要塞新的统治者。虽然在金斯利的葬礼上，理查德表现得悲痛欲绝，实际上没人知道，他早就在等着这一天。金斯利死后没多久，理查德便颁布了新的物质配给条令，除了少数人，大部分人不允许随心所欲的挥霍物质，除非参加特殊工作。随后他公布了自己的新武器设计计划，并集中了大量资源来全力建造这台超级武器。以物质奖励为报酬，人们虽有不满，但也不得不积极的参加超级武器的建造工作。

这台超级武器便是后世被评价为“最像超级武器的超级武器”，阿拉莫·杰克。当然不出意外的，这是一台巨大的人形机器人——理查德·金斯基最痴迷的类型。虽说将武器设计为巨大的人形有着许多先天性的缺陷，但理查德发挥了自己的天才优势，极大的抵消了人形武器的不利因素，将阿拉莫·杰克变成了一台能够实战的强大人形武器。

十年过去了，阿拉莫·杰克的建造工程已几近完成——以掩体要塞有限的人工来说速度已经是极限了。新的问题摆到了理查德面前：掩体要塞的物资储存设施已经老化到不堪使用的地步了，很多食物以及能源原料的储备流失，很快将会无法维持使用。

理查德并未感到十分意外——这一切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因此没费多大劲，决定

就下来了。掩体要塞即将重回地面，再次面对那早已未知的世界。

所有人都对此决定感到忐忑不安，没有人知道恍如隔世的地面世界究竟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大多数人只有在仰望阿拉莫·杰克的时候，心底才能稍稍有一些安慰。

三十年前，掩体要塞内的人们抛弃了世界，沉入了地底下。三十年后，他们又再一次回到了地面上。这片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比陌生的荒野。

散乱的枯骨、一望无际的荒野，横行遍地的机械怪物和变异生物，这就是掩体要塞的人们回到地上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景色。所有人的内心都被绝望爬满：这样的已经变成了地狱世界，即使回来又能如何？

“太令人惊讶了。看来不管怎么想，结论都是地上已经全灭了。”虽然说着吃惊，但理查德的语气却十分平常——这一切都没有能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事实也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绝望。掩体要塞的人们惊讶的发现，即便是这般地狱一样的荒野中，依然有人类还在顽强的生存着，他们凭借那些挖掘出来的旧时代武器、自己制造的粗糙武器，不屈不挠的跟一切人类的敌人做着斗争。

面对着掩体要塞出来的人们，地上的居民也感到十分震撼。三十年虽然并不长，但新生的一代早已不知道何为大破坏、何为文明。这些宛如另一个世界的来客一般的居民给地上人展示了难以想象的技术实力，他们很快便惊恐的臣服于这些陌生的地底来客。

理查德·金斯基很快的判明了状况，并着手开始进行统治。首先便是充分的情报搜集，这也是唯一让理查德惊讶的地方——诺亚已经被破坏，机械军团早就失去了统一性。而“赏金猎人”的出现也使得机械怪物们的版图在慢慢的减少。很显然，这不是一个绝望的世界。随即理查德便制定了发展方针，利用掩体要塞持有的大破坏前先进的农业设施和技术来开展新的农业生产，并建立掩体要塞保安力量，以阿拉莫·杰克为核心，保证掩体要塞的安全，向其他地方购买所需物资来维持生产需要。很快，金斯基家族便在大陆上确立了地位，这些新出现的地底居民凭借巨大的先天优势获得了不小的影响力。

但理查德·金斯基毕竟是金斯利·金斯基的亲生儿子。他并不是什么善良的好人。掩体要塞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周边地区实施了铁血的统治。慕名而来寻求保护的人几乎都成为了掩体要塞的劳工，被残酷的剥削着，而他们能得到的报酬仅仅是生存的权利——卑微的生存着。理查德向所有伸手能及的地方索取需要的物资，并给予并不对等的回报。他的恶名很快便远扬四方，所有人都对其恨得咬牙切齿，但很多人却又不得不屈膝寻求他的庇护。

20年过去了，年近六旬的理查德已经成为了地面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于猎人公会也不得不忌惮于他的强大影响力，不少猎人都趋之于金钱或者是权利的诱惑而为他卖命。但这时候，已经改名为掩体镇的掩体要塞又一次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位于要塞内部的聚变发电机的电源诱导装置已经不堪使用，如此下去，掩体镇将会无能源可用。理查德为此十分犯愁，他并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现在十分需要这种稀有物品以免被以此要挟，但这个问题又不得不解决。

在一次与来自西面的领主，锈色少女的大罗密欧·亚玛塔尼克的商谈中，理查德得知了对方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但精于算计的他却不急于表示自己的需要，在试探出了对方的底线之后，他抛出了自己的条件：以自己的女儿，珂拉·金斯基为筹码来进行交换。

当然，表面上来说，理查德当然不会直接“卖”掉自己的女儿，他的算盘打得很精，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大罗密欧的话，除了能够获得诱导装置，双方肯定会有更进一步的亲近关系，带来的长远利益无疑是诱人的，掩体镇若想要成为统治地区的大家族，就必须要有合作的势力。在掩体镇北面的麦秆镇，统治那里的斯克塔罗家族由于理念的原因，与理查德及掩体镇几乎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若是能联合锈色少女，无疑能强势打压麦秆镇的影响力。

但是，和她的姑妈一样，珂拉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安静女孩，她和阿丽泽一样美丽，也和阿丽泽一样叛逆。理查德十分清楚她的个性，他安排人抓回了如他所料中出逃的珂拉，并亲自挑选了一批人来“保护”——实际上是押送珂拉前往锈色少女。理查德的冷血在此显露无疑，他根本不关心珂拉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只想追寻他的目标，为此可以不择手段。

大罗密欧信守承诺的现行支付了自己的报酬——诱导装置，随后安排了庞大的迎亲战车队准备前往迎娶自己美丽的新娘。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顺利，如果没有冷血党的袭击的话。

大罗密欧的车队被全部消灭在迎亲的路上，无人生还。没有人能想到，如此强大的一支队伍竟然会被全灭，而袭击者仅仅是冷血党的一名候补干部而已！

迎亲车队被消灭的消息也并未顺利传达到送亲的队伍这边，因为同样的，送亲的车队也遭遇到了冷血党的袭击。同样的，车队所有人都被消灭，无人生还。

接受到此报告的理查德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就好象被袭击的人与他毫无关联一样，但他却敏锐的注意到了报告中的纰漏，并作出了判断：珂拉没有死，与他一起逃脱的还有一名红发的佣兵。理查德立即下达了通缉令，宣布所有人必须立即找回自己的女儿和那名红发佣兵。之所以不像自己的父亲那样颁布杀人命令，并非是理查德的心地善良，而是因为他隐约的感觉到，珂拉和那位佣兵还有其他的利用价值。

没多久之后，红发的佣兵便被丢入了掩体镇的监狱内。这一切，早在理查德的计算之内，那名红发的佣兵也是他亲自挑选的人之一，他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绝非等闲之辈。不出所料的，红发佣兵顺利的逃出了要塞内的监狱。理查德并不为此感到愤怒，他不动声色的命令掩体镇的士兵们不要与红发佣兵为敌，甚至于可以多给予他一些工作以便换取他的信任。

实际上，理查德早就感觉到，有另外一股强大的势力早已盯上了他，盯上了掩体镇。冷血党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久，但已经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拥有强大的战斗力，甚至能够变化成非人类的怪物形态。理查德当然知道这些家伙是什么，即便那时候他才8岁，他也很清楚V·基因计划的真实面貌。

冷血党正是当初被追杀至重伤的格雷博士所创立的恶党。他在重伤之际给自己注射了金属变异细胞，成功将自己变成了怪物。此后二十年，更名为古拉托诺斯的他一直在养精蓄锐伺机报复。而今，掩体要塞重新回到地面之际，正是他实施复仇计划的良机。因此他授意冷血党袭击了双方的车队，破坏了这项重要的联盟，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理查德的女儿，珂拉·金斯基，与自己曾经的爱人，阿丽泽·金斯基是如此的相似。

理查德天才般的脑袋很快的就推断出了事情的大致，他及时的启动了巨大的超级武器，阿拉莫·杰克，巩固了掩体镇的防御。并暗中培养着一批批的猎人，尤其是那个他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红发佣兵。

理查德的预防措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古拉托诺斯利用到手的超级潜艇“七眼魔鲸”扎格纳特对掩体镇发动了炮击。而早已待命的阿拉莫·杰克以自己的头部为代价成功的偏转了扎格纳特那门可怕电磁炮的轰击，拯救了掩体镇。

即便自己已经变得如此强大，古拉托诺斯实际上也对掩体镇毫无办法，在用完了自己的杀手锏之后，他实际上已经无法对掩体镇进行真正的复仇了。扭曲的他绑架了珂拉·金斯基，本想以此要挟理查德，却发现这一套对冷血的理查德毫无作用。

随后，理查德准备的大棋盘中，另一枚重要的棋子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位红发的佣兵率领他的猎人团，以势不可挡之势，击溃了冷血党，破坏了扎格纳特，并将古拉托诺斯送上了黄泉路。理查德当初的锐利眼光再次被证明是准确的，他最大的敌人永远的葬身鱼腹之中。

晚年的理查德过得并不顺利。由于女儿失踪，虽然膝下还有一位年纪尚小的儿子，但在理查德看来，这位独子根本难堪大任。他一直在为掩体要塞的下一任统治者人选感到烦恼。最终在阿拉莫·杰克失控并被摧毁——依然是那名红发佣兵所为——之后，理查德选择了放弃掩体镇的统治权，隐居到了掩体镇的最底部，他完全不想为那些遗留下来的人们考虑，而只想自己安稳的过完一生。

最终理查德死于慢性老年疾病，在他死后，掩体要塞也被完全开放，成为了人类在新时代创造未来的重要据点之一。

卡彭

卡彭出生的年代，相比其他几位恶霸来说，是最不幸的。但是他闯荡的年代，相对其他几位恶霸来说，又是最幸运的。

卡彭出生于“Grand Slam”十年，也就是诺亚军彻底击溃人类抵抗军的那一年。他的父母在逃亡的过程中躲在一个阴暗的防空洞内生下了他，由于缺乏基本的卫生设备，卡彭差一点就夭折了。幸运的是他顽强的生命力将他带过了死神的寻觅而活了下来。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原本被人们用来安慰自己躲过劫难的这句话在那个年代并不适用，卡彭出生不到两周，他的母亲就因为伤口感染得不到医治而死去。卡彭的父亲努力将他拉扯到四岁的时候也葬身巨蚁的腹中。悲惨而又残酷的生活早早的就教会了卡彭如何生存，即便只有四岁，他依然独自一人跟随着逃难的难民队伍，顽强的生存着。幼小的他从未得到过任何人的关心，在那个人人只为自己生存的年代，卡彭不得不使用那原本稚嫩的双手去猎杀杀人虫来获取食物，从发臭的垃圾堆里寻找物资，甚至去被机械大军屠戮过的死亡村庄里一具一具的翻找尸体，以求从里面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

卡彭就这样在残酷的荒野上孤独的生活了很多年，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活着。在较早的时候，他还会经常跟随着难民潮一起行动。但渐渐的，他发现了难民们一直寻找的所谓能够抵抗机械军的力量根本就不存在，而大量的难民又更容易被机械军盯上，卡彭选择了独自一人离开。正如他所料，短短几年的时间内，较大的难民集团都被屠杀殆尽。

卡彭十三岁的那一年，独自一人流浪到了海鸣湾地区。这是一个地形异常复杂的地区，比起著名的酸谷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依托着临海的悬崖峭壁和高山，这里的人们能够勉强的躲避机械军的追杀，大量的人躲藏在这里，战战兢兢的生活着。

就这样，两年又过去了。卡彭在海鸣湾地区的各个聚居点之间流窜，他目睹了猎人公会的建立，看到了发掘战车的猎人。卡彭从来不相信这些猎人能成什么大气，虽然他也亲眼目睹有人击垮了通缉犯，但卡彭固执的认为，这不过是些自欺欺人的挣扎罢了。他一直都准备着随时抛弃这个地方，继续下一次逃亡。

历史的转折就这样到来了。卡彭十六岁的那一年，一切都变了。那一天，猎人公会里的人忽然冲出了地下掩体，旁若无人的对着天空大喊着“我们胜利了！我们有希望了！！”

当然，大家都以为这些家伙因为压力太大而被逼疯了。但不久之后，骤然减轻的生存压力使得大家不得不相信猎人公会之前一直到处喊着的那句话。

“诺亚被消灭了！！”

当时的卡彭当然不知道诺亚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它被消灭了为何人们会这么高兴。但他的直觉能告诉他的一点是，以后大概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海鸣湾地区的人们开始了艰难又迅速的复兴之路。他们开始大兴土木进行新的聚居地的建设——而不是躲在地底下。同时开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对怪物进行大力的围剿，一切看起来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

一直像动物一样只求活下去而从未有精力考虑过其他事情的卡彭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茫然的看着积极建设的人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一个健康、年轻有活力的人，在那个年代可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建设者们很快就发现了在街上闲逛的卡彭，并迅速的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卡彭就这样来到了海鸣湾的经济中心，火烈鸟镇——也有人将其称为弗拉门戈·秘鲁——当上了战车出租中心的一名杂工。虽然他对技术一窍不通，但对于安排给他的重复劳动的工作——比如打磨齿轮或者清洗炮筒之类的工作都能做得十分完美，就像是一台专业的机械一般，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名工作人员。和平安定的生活让卡彭找到了归宿，他认真的学习着工作的一切，努力的赚取自己的报酬。期间由于旁人的牵线搭桥，卡彭和一个在服装厂缝制衣服的女工结婚了。虽然他依然还很木讷，但自小就一个人生活的他那空虚的心理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使得他特别珍视自己的妻子——直到多年以后依然如此。

让卡彭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的契机，是在卡彭在中心工作的第四年。那一天，卡彭正在独自一人切割战车装甲所需要的金属块，就被一个莫名其妙的自来熟给缠上了。多年之后，卡彭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曾经这么描述：“那是一个一脸蠢笑的白痴，年龄和我差不多，还戴着难看的绿色坦克帽配上红衣服，嗓门很大，说起话来简直像倒水一样。”

后世的人对于那个击败了诺亚、拯救世界的英雄有着各种各样的描述，比如“无比冷静、沉着稳重”或者是“背负了莫大的命运、拥有承载世界的使命感”等等。没有一个描述能和卡彭的回忆对上号。但事实就是这么讽刺，直到多年之后，卡彭才知道来访者的真实身份。

但那时候的卡彭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感觉自己被一个讨厌的人物缠上了，对方是来找战车出租中心负责人的，偏偏负责人不在，这个无聊的访客就向正在工作的卡彭搭上了话。卡彭并不擅长于和人打交道，他只是觉得自己赶不走这个讨厌的访客，对方闲极无聊的向卡彭诉说着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事情，满嘴都是

什么“这个世界上，是靠一个人走了多远，看到多少事情来决定他的价值”或者“要变得更强，做更多事情”的无聊热血言论。

最终这位讨厌的访客是被一个强壮的金发女人带走的。卡彭似乎终于轻松下来的同时，访客的那些废话却有一些在他的心里发酵起来。他之前从未想过要活下去以外的事情，以至于现在有了安稳的生活工作以后，自己也不会去考虑究竟要干什么，只是像个机械一般的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已。然而他现在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怀疑。“我是谁？我究竟要干什么？我以后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困扰了卡彭很久，他甚至对自己有了一丝焦虑，总是觉得自己应该除了工作以外必须干点什么事情以排解自己不知道从哪而来的空虚。

很快，他的机会就来了。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什么好的机会——卡彭最初并不是一个坏人，但火烈鸟镇不会让他变成一个好人。

火烈鸟镇处于海鸣湾的中心地区，在诺亚被破坏以后由于其中心位置的重要性，迅速发展成为了海鸣湾最大的城镇，几乎所有的物资、人员都要在这里聚集流通。各种各样的商会、工会也纷纷涌现，开始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活动。其中，在大破坏最严酷的期间发挥了最重大作用的赏金猎人公会由于其功劳、人望和实力，在新时代中几乎扮演上了政府的角色，主持、处理着各行各业的问题与困难。

而另一个重要的组织则是猎人公会的好伙伴，战车出租中心。由于保有数量众多的载具，在战争时期重要地位仅次于公会的中心在战后也变成了各地物资运送、货物流通的最重要集团。两大组织相互合作，对战后世界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人类是一种劣根的生物。一旦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贪婪的野心就会吞噬他们，使得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做出不择手段的行为。

海鸣湾地区尤其如此，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个地区在诺亚被消灭以后的生存压力要远小于其他地区：地产丰饶、怪物稀少、污染相对也较轻，整个地区和平而安宁。这使得当地的居民比起大破坏后其他地方的人，生活起来要轻松得多。——也因此，欲望的发酵也会快得多。

若是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体系健全的地方，人类的价值观是不会这么快堕落的，然而这是一个末日后的时代，人们长久以来饱受着残酷生存的压力，一旦这个压力得到释放，其根本不成形的价值观就会很快的扭曲为任何事情都以利益和生存为优先的考虑——哪怕早已不用为生存犯愁。

赏金猎人公会原本就是由一群粗人形成的组织。他们对于如何与怪物战斗、如何在荒野里获取生存资源、如何最好的活下去最有心得。但也仅此而已，一旦将这些人推上一个近乎“统治”的高度，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去治理一个、甚至多个地区。因此最简单、最粗暴的利用力量来进行统治的方式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当然，相比起各种各样的恶党集团来说，公会的统治方式是要温和得多的。但是也正因为选择这样的方式，战车租赁中心那巨大的军备库便成为了公会心中最大的隐患——不管什么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当然就会去提防有实力夺权的对手。

而对战车租赁中心来说，在战后，贡献最大的就是拥有大量载具、为人们的生存物质流通做出无私奉献的他们。对于人们把公会当作政府的行为，也开始滋生出各种牢骚，以至于直接演变成了对公会的不满。同时也很显然的，中心的管理者们也有着对权力和利益的向往，两者相加也无疑加重了对公会的敌视态度。

相对的，其他的小组织比如游商协会或者是武器贸易联盟之类，自身没有能与两大组织抗衡的权利，只能选边站以求明哲保身。虽然也有过人试图将小型行会联合起来以求抗衡两大组织，但很遗憾哪怕是小行会也在追求着各自的利益和权力，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海鸣湾就这样成为了一个表面上祥和安静，水面下暗潮涌动、矛盾尖锐的地区。两大组织由最初的合作，到面和心不和，到最终发展为正式的利益对抗，仅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当然，毕竟谁都不是恶党，武力冲突这个选项一直没有被丢上台面过，因此整体来说，海鸣湾生活着的普通人们面临的仅仅是“有需要的时候找哪一边”这种小问题而已。

卡彭已经在租赁中心工作了数年。由于其熟练的技艺，也当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技术主管人员——当然，他并不懂什么“管理”，仅仅是对更多的学徒做出指导而已。同时他也有了一个女儿。本来就很看重家人的他对自己的女儿更是宠爱有加，几乎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妻女的身上。但是卡彭隐隐的觉得，自己还缺点什么。几年前那位多嘴访客的话早已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卡彭从来就很少思考，要想得到答案来可谓是难上加难。两大组织的明争暗斗对于卡彭来说也是一个困难到无法理解的问题。他虽然也经常会听其他的同僚们大谈其公会对他们的生意造成的影响或是抢走了多少客人这种话题，但也只能理解到“公会是一个比怪物们要温柔一点的敌人”这种地步。大多数时间他也不会去理会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事情发生转变的契机源自于车队主管的爆发。在一次运输生意合同被猎人公会抢走以后，卡彭所属的车队主管受到了中心“工作不力”的处罚和警告。心怀不满的他将满腔的不满发泄到了卡彭以及其他几个下属的身上。

对于这种情况，卡彭原本都是漫不经心的。由于少年时期的经历，别人的喜怒，他并没有学会去在乎。只是任由主管气急败坏。但是随即，让他在意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中。

“你们这群不知进取的废物、渣滓！要是你们努力一点改变现状，老子就不会这样了！你们这群狗屎杀人虫，我看你们一生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永远都会像杀人虫一样愚蠢的活下去！”

实际上主管的话并非什么励志或者为人着想而只是单纯的发泄而已，但他的这番话对于思考自己出路的卡彭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点拨。卡彭实际上并不笨，他只是还不会思考。他认真的感觉到，自己是应该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

当夜，卡彭叫醒了几位酣睡着的工友，并将他们拉到了车间内。随后说出了自己希望解决这件事情的想法。工友们对于卡彭会主动要求做一件事情感到十分惊讶，但由于平时技术精湛又极少给人添麻烦的卡彭并不讨人厌，工友们便很快的表示愿意与他一起行动。但卡彭随后提出的解决办法让工友们都大吃了一惊。

“只要让他不能动，他们的生意就泡汤了。”卡彭不带任何感情的说出了这句话。

一开始工友们也十分动摇。但这是一个大破坏以后没有善恶是非的年代，工友们也不会有太高的觉悟，就这样一群稀里糊涂的人，很快也就认可了这样的解决方法。

第三天的晚上，猎人公会的一名押送猎人在晚上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暴徒袭击，两根肋骨、一条腿被砸断。

此事在火烈鸟镇、甚至整个海鸣湾地区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最近几年连怪物袭击也大为减少、和平安宁的海鸣湾，竟然会发生人类袭击人类、尤其是猎人的恶行。要知道，在大破坏期间，海鸣湾的人们可是一直靠着团结才坚持到了今天的。

卡彭和工友们做完这件“工作”以后，便回到了车间，向主管报告了“喜讯”。不用说，车间主管丝毫没有想到这几个稀里糊涂的呆子能做出这么出人意料的事情来。吓得几乎尿裤子的他立即将此事汇报了中心的高层。

高层们一开始也被吓得不轻，一度考虑过将卡彭他们绑送至公会请罪。但有句老话说过，当能得到100%的利益的情况下，人都是会不择手段的。

中心的高层将此事隐瞒了下来，公会也因为查不到线索而作罢。一个月以后，此事就不了了之。卡彭和工友们也没有遭到任何除了要求沉默以外的处罚——他们在这一月中也知道了自己犯下了糟糕的恶行，也并不知道高层为什么庇护他们。

很快的，答案就来了。三个月以后，卡彭和工友们又接到了新的“命令”——这是高层直接向卡彭下达的命令。即使再不善于思考，卡彭也知道自己以后将会被派上什么用途。

尝过血的野兽是无法控制自己嗜血的欲望的，卡彭是这样，中心也是这样。几天之后，又有三名准备跟随车队出发的猎人遭到了“不明歹徒”的袭击，其中一个人伤势严重。

公会显然坐不住了——他们当然知道这种事情具有明显的规律，矛头直指竞争对手的出租中心。然而苦于完全没有证据，公会也只能口头上指责而毫无办法。

这种事情已经再也停不下来了。不止火烈鸟镇，甚至于周边的渔业小镇多罗、甚至刚刚开始有人定居的溺死街也开始出现恶劣的暴力袭击案件。

然而公会并不傻，他们也绝非什么永远秉持正义的人。为了利益，他们同样也会不择手段。没过多久，中心的运输仓库里发生了一场大火，损失了大量宝贵的药品。中心也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事并没有引起中心、以及卡彭的多大震动，他们都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临的。对于权利、利益的无止境的贪婪索求，最终肯定会沾染上血腥的臭味。

卡彭率领着手下们对公会进行了报复。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渔业小镇多罗的猎人公会办事处突发了一场大火，整个设施变成了一片灰烬。

虽然迫于整个区的压力——比如中小商会以及地区居民们的看法，公会和中心还不至于撕破脸皮将血腥的争斗摆到明面上来，但暗处的冲突却一天比一天激烈，虽然到目前为止双方都还保持着“不伤人命”的这个原则。但这样下去，难保这条脆弱的底线哪一天就会被突破。

卡彭在一系列的冲突中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他越来越老练、越来越聪明——是的。卡彭并不笨，他只是不会思考而已。而一旦给了他一个成长的环境，他便会如鱼得水，进步飞快。他和他的工友们——或许现在应该称其为战友了——已经完全抛弃了给中心做技工的工作，专心致志的干着职业打手的工作，而似乎他天生就适合干这样的工作，每一次都能精确的抓到公会最担心的地方、也能巧妙的抓住对方防范上的漏洞。要知道，公会里面依然还有着许多退役的老猎人和雇佣兵，想每次袭击都得手谈何容易。

卡彭和他的战友们也因此扩大着自己的势力。这本该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奈中心的高层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政治头脑，他们仅仅会向着利益看齐而已。

躲在暗处的黑势力冲突持续了一两年，卡彭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每天不是砍人就是被砍的生活，中心和公会的矛盾事实上已经影响到了海鸣湾地区，但鉴于一直没有摆到明面上以及双方依然强大，至今仍未有人出声反对。但原先无奈选边站队的中小商会们已经纷纷退出了两大集团——他们根本不敢、也不愿意去让自己的人遭受如此凶恶的安全威胁。

中心和公会的利益当然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居民信任度下降、中小商会的退出使得他们的业绩一路下滑，几乎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因此双方对于对方的仇恨也更加强烈，手段也更加激进。

率先打破底线的是猎人公会。在一个名叫飓风石的边远小镇，战车出租中心的店面遭遇了一次大规模的袭击，当时店内的出租战车均已全部被租借出去，店内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两名退役猎人和两名雇佣兵带着一辆战车冲了进来，用火焰喷射器将这个分店变成了一团乌黑的废墟。两名工作人员侥幸逃脱，而另一个可怜虫被倒塌的横梁砸成了烤肉饼。

和以前一样，中心的人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们安抚了死亡工人的家属，并制定了报复的袭击计划，将此通知了卡彭。

但卡彭这次一点也不冷静，因为被砸死的那位工人正好是他最得力的亲信之一。卡彭对此怒不可遏。卡彭的心灵成长期来得比一般人晚了一些，但这个时期交上的出生入死的难友却是无比重要的。这几年一起当打手的生活让他极其重视他的亲信们。

卡彭的报复行动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不管是中心还是公会。他直接带着十二个他最亲近的得力手下，袭击了火烈鸟镇的猎人公会大厅。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大口径的冲锋枪和手榴弹。他们大踏步的走入大厅，向着每一个佩带着公会工作人员标志、或者是带着公会特有的红色帽子的接待员射击。血腥的屠杀持续了七分钟。大厅内一共二十四名工作人员被杀死。那时候的卡彭还是一个原则分明的人，他放过了本身和公会无关的记录员小姐以及大厅内所有来办事的无辜平民。但这同时也等于向所有人宣布了屠杀者是谁的消息。

公会和中心都被卡彭的暴行震惊了。他们从未想过要把事情闹到如此巨大、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公会愤怒的指责中心的暴行，不敢说话的中小商会以及居民们都把压抑多年的情绪释放出来——他们的目标是两大集团。

中心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对于如此的暴行，他们白口莫辩。最终，中心的愚蠢高层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抛掉卡彭。他们向整个地区宣布了卡彭历来的罪行，并承诺将卡彭及其党羽捉拿归案，向海鸣湾的人民做出一个交代。

问题在于，“捉拿卡彭”这个行为，在现在已经成为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卡彭已经预料到了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他根本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即使对方中心和公会也一样。卡彭自己的势力早就已经不是两者所能控制的了。

一个星期以后。想将卡彭作为弃子抛掉的中心高层们全都住进了溺死街——但居住的方式和这个镇子的名

字完全一样：他们的身上都绑着沉重的石块。另一批人顺利的被“提拔”成为了中心新的高层组织。

卡彭并没有自己去担任中心高层的位置。他搬进了在火烈鸟镇的新居中心大厦，并向所有人宣布，自己是卡彭家族的领导者。以后，火烈鸟镇将由他的“家族”接管。——没人知道卡彭是从哪里学到的这一套黑手党一样的运作方式，但他确实那么干了。

海鸣湾地区的居民一片哗然，所有人都纷纷谴责卡彭的行为。猎人公会联合了中小商会对卡彭发起了通缉令，想要将其捉拿归案。但那些在和平的日子里呆了太久的猎人们早已不是卡彭的对手。所有的反对声浪在公会的三个最著名的猎人被吊在了杀手大厦的门前之后都销声匿迹，卡彭的时代来临了。

但事实上，那时候的卡彭虽然血债累累，手段残忍，但远远够不上“恶霸”的称号。虽然对于自己的竞争对手心狠手辣，但卡彭却从不加害无辜的人。他的“家族”在每一次袭击的时候都会精心挑选地点和时间，以避免卷入他人。同时在中心被控制、公会一蹶不振之后，卡彭家族的黑手党们甚至一度接替了两者的职能，担任起地区的治安维护、货物运输的工作。不过略有不同的是，在卡彭的势力所到达的地区，每个居民都得按时缴纳所谓的“保护费”，以便受到卡彭家族的庇护。虽然听起来是一种强制性的不光彩行为，但由于额度并不大、且可以短期拖欠，相对应的卡彭家族现在所提供的服务要远强于一直明争暗斗的两大集团，居民们反而没有太多的怨言。

而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卡彭家族的位置也越坐越稳，势力已经覆盖了海鸣湾的南部四大镇飓风石、溺死街、多罗以及处于核心位置的火烈鸟镇。而北部的重镇科瓦特罗，已经驻扎了著名的机械师联合会“铁洞”，更名为科瓦特罗·铁洞，暂时不受卡彭控制。

卡彭一直小心的避免让自己的家人得知自己的作为，直到现在这个再也瞒不住的地步。卡彭的妻子只是一个勤劳务实又内向的普通女工，她从来都不懂自己丈夫所卷入的争斗，也不知道这些年来丈夫身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因为卡彭在家的表现一如既往，除了家门周围多了一辆战车、几个保镖之外。即便是现在的身份已经是地区统治者的妻子，但她却一如既往的每天去工厂做工，并精心照料着自己的女儿，以至于工厂里的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她的丈夫究竟是谁。

卡彭的统治稳定持续了三年，第一次变故发生了。由于早年的经历，卡彭变成了一个彻底的人类主义者，他对一切非人类的生物都有着难以掩饰的厌恶感。这体现在了他对于统治区的缪特族的态度上。

缪特族是一种人类的亚种，来源早已不可考，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们是真正的、实打实的与人类无异的智慧生物——当然，其中多数个体的智力要明显低于人类。在海鸣湾地区有着不少的缪特居住。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是，海鸣湾的人类和缪特一直相处得并不差。但是在卡彭上位以后，缪特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卡彭以驱逐怪物为名，将大多数缪特赶出了几个较大的聚居点。大多数缪特流落到了野外，悲惨的死于残酷的荒野中，只有少部分偷生于贫民窟内，过着动物一样的凄惨生活。

海鸣湾的人们并非不同情这些缪特的遭遇，但是迫于卡彭的压力，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明哲保身，对此视而不见。也因此，残存下来的缪特也渐渐的开始仇恨人类——他们大多数人简单的脑子里只有非黑即白的观点，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卡彭的手下、什么是好人：人类都是骗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后来被海鸣湾商业社交界称为“暗夜精灵”的扎莎女士（这是为了书写漂亮，其真名读音为扎扎）开始活跃起来。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蓝色皮肤的缪特族女人来自于火烈鸟镇的平民窟。她有着缪特族少有的高智商、高情商——甚至高于很多人类。这个来历不明的缪特女子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与洞察力，成功的取得了不少中小商会的信任。在她的活跃下，原本散沙一盘的中小商会成立了一个联盟，甚至还争取到了仅次于公会和中心的第三大联盟——机械师联盟“铁洞”的加入。

卡彭起先并未注意到扎莎的活跃以及中小商会的联盟——这也是扎莎被称为“暗夜精灵”的原因，不仅仅是她异于常人的蓝色皮肤，还因为她的活跃总能悄无声息的开展起来。直到他发现自己的“生意”来源开始有所减少。很显然的，扎莎本身就是一个受过迫害的缪特人，她不可能对卡彭抱有和平相处的心。

卡彭对此怒不可遏，他公开警告中小商会的领头人，威胁他们不许加入扎莎女士主持的联盟。对此，早就得到扎莎指示的商会们自然是阳奉阴违，并纷纷将服务范围远离了卡彭的势力中心。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卡彭开始寻找机会干回他的老本行。他派人四处打探扎莎的行踪，准备采取“老办法”解决争端。

他几乎就要得手了。扎莎女士虽然确实手段精明，但毕竟在某些地方比不过老油条的卡彭。黑手党的杀手们在科瓦特罗·铁洞堵住了扎莎女士的车队。同样是卡彭风格的冲锋枪加手榴弹的袭击。车队的随行人员和保安被悉数击毙。但原本难逃一死的扎莎女士却意外得到了一个同为缪特族的少年帮助，死里逃生。缪特族的少年却被黑手党们抓住，他们残忍的将少年的手脚打断以后将其放走——这是属于卡彭的“残忍的

仁慈”。

失败的刺杀行动让卡彭变得被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滋生不满情绪——尤其是现在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的猎人公会。他们再次和中小商会联盟搭上了线，想以扎莎女士被袭击的报复行为为由，除掉卡彭。

事情一拖就是好几年。由于卡彭的势力依旧强大，公会和联盟都不敢轻举妄动。遭受袭击的扎莎女士变得更加的沉着、冷静，也更加圆滑和市侩。她的活跃越来越得到海鸣湾地区人民的认可，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公会中的很多挂名猎人都已经成为了她门下的食客。

扎莎女士并不是不想报复卡彭，但她知道现在时机还未到。然而公会和联盟里的一些脑子里只有肌肉的人却没有那样的远见。他们一直维持着对卡彭的莫名仇恨，寻找一切报复的机会。

终于，他们抓到了机会。然而这是一个若是扎莎女士知道了也一定不会同意的报复行为。他们调查到了卡彭的家。

卡彭虽然占据了火烈鸟镇的中心大厦作为自己黑手党家族的据点，但他一直小心的不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接近这个地方。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有多危险。努力让妻子和女儿显得和自己无关是保证她们安全的最好方法，即使是安排的保镖，也是伪装成正好居住在附近的普通居民，战车则是严严实实的藏在屋内。卡彭每次都是确认无人注意的时候才会放心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如果要比刺探消息，没人能比得过猎人公会，尤其在他们得到了缪特族的协助之后——缪特族正如其名，安静、悄无声息，擅长隐秘行动。作为探子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是一个看起来一往如常的下午。卡彭刚刚召开完家族会议，准备动身回家与妻女团聚的时候，他看到了来自家里的方向冒起了滚滚浓烟。对于危险的敏感让他毫不犹豫的、几乎丧失了所有冷静的冲向了家。

附近的居民已经自发的开始灭火，但是这根本无法阻止浇满了油的屋子熊熊燃烧。卡彭发疯了一般的挣脱了人们围起来的安全线，冲入了屋内寻找自己的妻儿。

就在屋子倒塌的一瞬间，人们都以为已经死定了的卡彭抱着自己的女儿出现在了门口。他的一侧额头被倒下的火柱砸中，已经烧得焦黑。卡彭抱着自己的女儿悲痛的跪在了这一片废墟前。他的妻子已经永远出不来了。

最终的责任追查很明显，或者说根本不用追查，凶手会是什么人，用一个手指都能数得出来。但让卡彭意外的却是他安排的保镖队。保镖队的队长实际上也是自己一开始就带领过来的一位工友，已经成为了家族中的核心之一，出于对他的信任，卡彭才将其安排为自己家人的保护者。但是这位保护者却被公会所收买，当天故意离开了卡彭家的岗位。

卡彭将自己七岁的女儿安顿在了家族大厦内居住，他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溺爱自己的女儿，但同时，他也严格限制了女儿的行动自由。

痛失了爱妻和被亲信背叛的重大打击，让卡彭心中最黑暗的地方觉醒了。他彻底抛弃了以前所恪守的原则，将自己的心狠手辣发挥到了极致，让自己的残暴得到了最大的宣泄。卡彭直接颁布了对缪特的灭绝令，让自己的党徒们屠杀一切能够看到的缪特族，同时也开始大规模的捉拿公会成员。如果有人胆敢反抗，格杀勿论。曾经不伤及无辜的信条也被卡彭丢到了脑后。但凡有嫌疑的人，都会被处以极刑。所有他怀疑参与过袭击的人都被卡彭抓了起来，投入了运河之中，缪特族更是几乎被赶尽杀绝。卡彭开始了他残忍而黑暗的统治。

由于实行了高压的戒严统治，卡彭家族的收入也逐渐减少。商人们已经开始对卡彭的势力圈敬而远之。随后仅有的一片未污染的农业土地生化岛上的工作者们也因为得不到足够的物资而逃亡。火烈鸟镇失去了最大的经济支柱。没有了经济的交流，卡彭家族的维持变得相当困难。

卡彭不得不考虑其他的收入方式。他召集了家族中的所有领头人来开会商讨出路，下令让他们不择手段的找到方法来增加收入。此时的卡彭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他下达的是死命令。

担心脑袋的时候，人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没多久，卡彭家族中的一个小头目找到了一个非常恶毒的、可以作为商品来贩卖的东西。他向卡彭说明了他的计划。起初卡彭并不喜欢这样的东西。但他已经在物质丰富的生活环境里待了太久，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回到那样的生活，以及，他还有一个女儿。卡彭批准了小头目的意见，指示家族里的喽罗们开始进行工作。

这的确不是什么光彩的商品。大破坏后，很多种变异生物都拥有致命的毒性，其毒素的种类多种多样，其中有很多动植物在受到刺激以后会放出强烈的神经毒素，轻的会使人出现幻觉、神经错乱，重的则会使人死亡。对于狩猎的猎人们来说，没有适当的防护装备，遇到会释放神经毒素气体的怪物会相当头疼。

小头目瞄上的正是这种神经毒素。实际上，如果剂量控制得当，一般人吸入微量的神经毒素之后，大脑就会释放出让人产生快感的多巴胺，使人产生兴奋感。这是一种可怕的效应，其状况比抽烟时候产生的快感还要强烈许多倍。小头目指挥手下们大量的抓捕神经毒素含量最丰富的怪物“寄生蛭”，并大量的提取浓缩神经毒素，将它们制作成一种致幻剂。

事实上，稍微有点大破坏前知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恶魔产物，它在大破坏前被人称为“毒品”，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卡彭的小头目、以及卡彭，选择了一种遗臭万年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很快的，致幻丸开始在海鸣湾地区流传开来。后果无疑是严重的。无数人沾染上了可怕的毒瘾，不得不心甘情愿的将自己苦苦挣来的钱交给卡彭的黑手党们，以换取几粒可怜的致幻丸。无数的人被神经毒素破坏了大脑变得痴痴呆呆，也有无数人因为摄入过度而丧命。海鸣湾的大多数地区的凄凉程度甚至比大破坏时期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两年之间，卡彭家族暴富起来，他们依靠着这个丧失人性的买卖集中了海鸣湾地区的几乎所有财富，整个家族也愈发的腐败。卡彭在其中首当其冲，早已不参加杀人放火的他已经脑满肠肥，和年轻的时代判若两人。他每天就在自己的大厦里玩弄各地慕名而来的女人——有人是来寻求保护，有人是为了找一份工作，而更多的人，则只是想要几粒致幻丸。他腐朽糜烂的生活甚至连他一直宠爱的亲生女儿都厌恶不已。

若是这样下去，海鸣湾地区早晚会成为一片废土。也有不少人痛心于现状，看到了致幻丸的巨大危害，希望能有人出来制止卡彭的暴行。但是即便是影响力巨大的扎莎女士，也早已迫于卡彭的压力而不得不低调行事——何况她自身也对害死卡彭的妻子有着深深的愧疚感。

似乎毫无希望的海鸣湾地区的堕落状况持续了很久，直到另一个远比卡彭可怕无数倍的怪物的到来。

那一天，北方的科瓦特罗·铁洞的居民们一如往常一样早早的起来，准备开始新一天的生产工作——机械师联盟的相对清醒使得这个地方被致幻丸影响的人要相对的少得多。

但是大多数人都发现今天的天空似乎比往常要黑暗。他们抬起头，看到的是在东北方的天空中悬挂着的，巨大、丑陋，如同异界来的恶魔一般的怪物，遮蔽了阳光。

只有最老的老人还能依稀记得这个可怕来客的真实身份。那还是远在大破坏之前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大破坏之后更是成为人类记忆深处最可怕的梦魇——

“超载”级飞行要塞。它曾经是人类制造过的最大、最强的超级武器。它拥有一夜之间就能生产出成千上万个可怕的机械怪物的能力，任何强大的军队在它的面前，被歼灭都只是时间问题。它最初是人类技术的骄傲结晶，最后的结局却是诺亚手下最得力的助手。

海鸣湾地区的人民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个怪物的来历、以及它为什么来到这里。留给他们的情绪只有深深的恐惧，所有人都似乎能预料到，被大家以为一去不复返的、在地底下躲躲藏藏苟且偷生的日子，要回来了。

事实如此。随着“超载”的回归，海鸣湾开始出现大量的怪物——虽然比起大破坏的巅峰时期来说要少了那么一点，但依然足以对人类的生存带来如毁灭性一般的压力了。不仅是巨大独特的“军舰龙大和号”，曾经失踪很久的超级战车“斯大林”号，以及拥有极高智能的超级机生兽“U鲨”也如响应了“超载”级要塞的号召一般，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在了海鸣湾地区。令人恐惧的是，这些怪物有着高度统一的协调性，一如当初诺亚还在的时期。显然的，这位诺亚最得力的助手已经不仅仅是助手那么简单的存在了，它俨然已经是新的魔王。

这是海鸣湾最黑暗、最绝望的时期。能够在事实上组织起来抵御怪物军队进攻的只有卡彭的黑手党家族，但问题在于这些恶棍们对付同胞虽然很擅长，对付怪物们却完全是外行。没花多少时间，海鸣湾地区就从当初和平安宁——虽然后来已经不那么美好了——的地区，变成了怪物密度空前巨大的死亡之地。

人们再次把希望寄托在了赏金猎人公会身上。虽然过去的这十几年，他们已经丧失了所有人们对他们的信任，但在当下，能够对付怪物的依然只有猎人。但是公会还是让所有人失望了。他们剩下的是一堆只会躺在床上抽大烟的废物。多年的和平生活以及被卡彭家族的压制让他们意志薄弱，胆小不堪。

商队、公会、以及一切其他联盟，所有的聚居点、城镇都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人们就像是在一个个孤岛上一般的等待死亡。这时候，隐藏多年的扎莎女士再次出现了。她勇敢的、出人意料的主动与卡彭进行了接触。

卡彭也并非不明事理的人。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的仇恨，与扎莎女士达成了协议。由他控制下的出租战车中心再次向所有人开放，同时放弃生产任何新的致幻丸。猎人公会以及中小商会联盟则对卡彭家族提供支持，所有人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怪物大军。卡彭放弃了大多数地方的统治权，仅留下了火烈鸟镇——他清楚自己的手下到底有多少能力能守住多大范围，其他地方则交由各地的公会、联盟自己努力。

即便如此，海鸣湾地区人类力量的薄弱依然是个不争的事实。虽然“超载”级率领的怪物大军的攻势并不猛烈（当然，很多人并不知道“超载”级来到此地的真正目的），但海鸣湾地区的这些烟鬼和混混们组织的抵抗力量依然如风中残烛，岌岌可危，灭亡的日子屈指可数——若不是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援军的话。

这支强力的援军来得悄无声息，但却势不可挡。最初得到帮助的是处于马德拉沙漠边缘的隔壁地区防守的猎人公会成员们，他们被沙漠上的怪物死死的压在防线内，凭借复杂的地形才免于遭受灭顶之灾。这些由少数的猎人和多数的废物大烟鬼们组成的乌合之众士气低落、意志薄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死守到底。很快的，有眼尖的人发现了沙漠里的骚动。怪物们纷纷向着沙漠的中心聚集，随后便是惊天动地的连续爆炸、火光四射、浓烟滚滚。没多久战斗就结束了。防守者们纷纷的议论着，大多数人一致认定肯定是外来的某些蠢货闯入了怪物大军的中心，显然已经被撕碎剁烂包成了铁皮饺子。然而浓烟散去以后，他们被自己眼里看到的景象惊得跌落了下巴。

在沙漠中央，矗立着一辆鲜红色的坦克，以及一辆轻型吉普车，车上站着一个肩扛火箭炮的强壮女人。在他们冒着硝烟的炮口下，是遍布整片沙漠的无数怪物残骸。

两辆战车向着防卫者们的防线驶了过来。当时的人们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场景，鲜红色坦克的履带隆隆的碾过怪物们的残躯，充满着不可阻挡的魄力。

——当然，时至今日，也有的传言说当时的目击者们所见，从红色的坦克里爬出来的只是一个像少年一样一脸蠢笑的中年猎人，但出于对英雄的崇敬，这种传言一般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没错，那支意外的援军便是那位传说中真正无敌的、击败了诺亚的猎人·Le Banner以及他的伙伴，“神之手”克里夫，“妖炎”英格丽。

没人知道这三人究竟有多么强悍以及为何如此强悍。海鸣湾的人们只记得，在他们出现以后，可怕的怪物大军便被摧枯拉朽般逼得四处溃逃。甚至连被人称为“魔王再世”的飞行要塞也似乎忌惮他们的存在一般，主动的离开了人类活动的地区，各地的怪物活动也渐渐的变得安定——实际上一开始，怪物们就没有真正的对人类发起过如大破坏时期一般的歼灭型进攻。

猎人公会也在他们的帮助下真正的重建起来。传说中的猎人一行并未全力去剿灭怪物，而是着力帮助海鸣湾地区的人们恢复正常，似乎对于他们来说，目前怪物并不是最大的威胁，海鸣湾地区那腐烂的根才是。

就这样，新的和平时期到来了——虽然偶尔，人们还能在远处的天边看到那个依然悬挂着的不祥身影。海鸣湾的地区在庇护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卡彭家族也不再生产致幻丸，整个地区慢慢的向着一个新的平衡趋势发展。

两年过去了。传说中的猎人们已经渐渐的消去了他们的身影，就像他们刚来的时候一样。卡彭也继续着他对火烈鸟镇的统治，而莎扎女士已经在溺死街组建了自己的势力。被怪物大军改变的新平衡也让海鸣湾获得了新生。然而卡彭自己的故事却尚未结束，一个新的复仇者又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火烈鸟镇的卡彭家族人员开始接连的受到不明人物的袭击，不断的有人受伤倒下——没有死亡，几乎都只是被打至重伤。卡彭对此进行了了解，并清楚的知道，此事肯定是冲着自己和家族而来。他安排了更多的人进行巡逻和调查，企图抓住袭击这位可恨的袭击者。

但是没过多久，袭击者便主动现身了。他直接出现在了卡彭家族在火烈鸟镇的大厦内，也就是卡彭的眼前。

这位疯狂又自负的袭击者自称为“乔尼·D·巴德”，为复仇而来。然而卡彭却无论如何都想起在哪里见过他。已过中年的卡彭早已不如当初，他在巴德的面前被吓得几乎站不住脚。然而巴德却并没有对他痛下杀手。他只向卡彭传达了一个消息：巴德将在贫民窟等待三天，之后便会来杀掉卡彭。

“这是残忍的仁慈。”巴德是那么说的。

卡彭派出了他手下最精锐的杀手，甚至动用了战车，但都没能杀掉巴德。多数杀手都被巴德击败，而战车队则根本找不到巴德的踪迹。

三天之后，巴德如约再一次来到了卡彭的跟前——即使他被保镖们重重包围着。然而他准备兑现承诺、杀掉卡彭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扎莎女士站在了他们之间。

事情真相大白。这位号称乔尼·D·巴德的杀手，实际上是一位改造人，而他的本体，竟然是当年扎莎女士被追杀时候掩护其逃走的那位缪特族少年！

扎莎女士说服了巴德，言明不希望其再次引发新的仇恨——扎莎女士本身一直对卡彭妻子的死负有愧疚之情。

巴德听从劝告离开了，而卡彭却怒不可遏。他向赏金猎人公会支付了大量的金额，发布了对巴德的通缉令，同时下达了对火烈鸟镇的永久戒严令：没有卡彭的亲笔许可，任何人不得在火烈鸟镇自由行为。自此以后，火烈鸟镇便成为了一个发达又封闭的地区，而性格越来越恶劣的卡彭，则是继续在他的大厦里，日复一日的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他的女儿塔尼娅对他的厌恶之情越来越深，由于不再禁足，塔尼娅宁愿一整天都在外面呆着，也不和卡彭多相处一秒。卡彭对此十分苦恼而愤怒，但是宠溺女儿的他却对此毫无办法，不敢对女儿有任何的责怪行为。终于有一天，塔尼娅带回来了一个外表穷酸的猎人小子，与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共度了一夜。整座楼层都能听见卡彭愤怒的咆哮和摔烂所有家具的声音，但他依然没有对自己的女儿怎么样，甚至于考虑到女儿的情绪，连那位穷酸的猎人小子也没多加追究。

卡彭并没有能在家族老大的位置上结束他的晚年。由于越来越暴虐、越来越残忍，也因为他越发的表现出了对部下的不信任，卡彭家族的党羽们也渐渐的不再信任他们的老大。卡彭的号召力渐渐的一天不如一天，反抗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卡彭深深的感到，自己的日子快要到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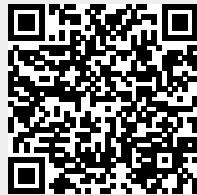
终于，几年以后，在女儿塔尼娅的婚礼后不久，卡彭向家族的所有人宣布了放弃家族领导人位置的消息。在所有人的议论纷纷中，他将领导人的位置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女婿，也就是当初那位穷酸的猎人小子。“卡彭家族”之名终于不复存在。而一个蜕变得全新的、代表着未来的希望与进步的组织出现了。这个组织的名字，与卡彭女婿当初所建立的猎人团的名字完全一致——

“雷班纳之子”。

[小浩鼠, 钢铁沙尘, 设定](#)

From:

<https://www.zzjb.com/> - 重装机兵专题站



Permanent link:

https://www.zzjb.com/doujin/text/metal_sandstorm_appendix_04

Last update: **2025/01/31 09:52**